



黃聲泰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日生

江西省人

廣東省立藝專畢

經歷／政治作戰學校教官

國防部藝工總隊副總隊長

國軍文藝中心副總幹事

現職／輔導會台北市榮民第五交誼中心專員

作品／

國軍新文藝話劇創作獎

國軍新文藝電視劇創作獎

警備總部新文藝相聲創作獎

教育部文藝創作國劇編劇獎

公僕

舞台劇劇本佳作 黃聲泰

故事大綱

本省寶山鄉，有出身於書香門第的黃光明與黃月英兄妹二人，在相依為命、互助互勵之中，均已完成高等教育有了專長。

今日社會、政治民主、經濟繁榮，在政府鼓勵有為青年能為鄉里服務的政策下，黃光明本此職志，毅然參加了寶山鄉鄉長的競選活動，而且終已順利而當選。

蔣前總統經國先生，曾於招待各縣市基層幹部的茶會中訓示：「作爲一個地方首長，就是人民的公僕，他必須抱大慈大悲的胸懷，救苦救難的精神，從大處看，遠處想，清清白白的做人，實實在在的做事，以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爲國家盡忠，爲百姓服務」。

黃光明就任鄉長之後，即遵奉 蔣前總統的訓示，誠實誠懇，寬容負責的對人態度與工作精神，終能將地方人士的分歧意見與私人恩怨的各方阻力，化解成爲和諧團結的工作助力，使全鄉民衆共同爲地方建設、造福鄉里而奉獻。

五幕話劇

時間：現代

地點：本省寶山鄉

人物：

黃光明：三十餘歲，寶山鄉民選鄉長。

黃月英：二十餘歲，黃光明妹妹。

林志業：寶山鄉國民學校校長，六十歲左右。

陳忠信：三十餘歲，黃光明小學同學。

陳財發：五十餘歲，寶山鄉鄉紳。

蔡富美：二十餘歲，黃光明女友。

蔡福春：五十餘歲，富美的父親。

陳為國：三十餘歲，駐寶山鄉國軍營輔導長。

第一幕

時間：台灣省鄉鎮長選舉後的翌日晚五時以後。

地點：黃光明家。

佈景：這是本省鄉間普通的家庭客廳。

客廳正中一條桌上，有一簡單的柁案擺設，上面供的是祖宗牌位，旁邊放著黃光明父母的放大照片。條桌前擺了一張方桌，上面放有熱水瓶、數盤瓜子糖菓等，另有七八個茶杯。

沙發前的茶几上也有糖菓、茶杯、香烟紅等很不齊整的擺著。

幾張紅紙寫的「銘謝當選」紙張捲放在桌上。

客廳的另邊有一中型木櫃，上面放了些藥瓶、幾件消毒用器及注射器。還有一個手提箱及電話機。沙發後靠牆有一衣架，上面正掛著一件醫護人員的白色上衣。

沙發對面是放著音響和電視機。

地上，茶几上，到處都有糖菓紙瓜子壳，另有幾張小方凳散置在室內各處。

客廳的兩邊牆上，掛了些字畫及月日曆等，並有醫護人員執照及同業公會會員證等鏡框。
客廳燈光明亮。

從客廳中零亂情形看來，顯然這裡不久即是高朋滿座。

啓幕：黃月英一個人正在打掃地面及整理東西。

她衣着整齊，雖然顯得有些倦容，但掩不住內心仍有喜悅之情。

突然門外有了人聲：

林志業：（以後簡稱志，他高聲地一邊喊，一邊進來）

光明，光明恭喜你呀！（發現只有黃月英一人）哦！月英啊，你哥哥呢？

黃月英：（以後簡稱月，看見林校長，忙放下掃把，笑迎上去）哦！原來是校長。

志：我和陳輔導長是特地來恭喜你大哥的。

陳為國：（以後簡稱為，隨林志業身後進來）黃小姐，恭喜恭喜！

月：謝謝，謝謝！

志：光明呢？

月：哥哥剛出去了，他說馬上就會回來，兩位先請坐，（倒開水，發現熱水瓶空空的）哎呀！真對不起，開水都

沒有了，我這就去燒。（說吧欲下）

志：（制止她）不用了，我們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

月：（順便端了盤糖菓）真抱歉，先請吃點糖菓吧！

志：（接過糖菓放在茶几上）好，我們自己來。

月：（歉然地笑）這客廳到處都是亂糟糟的，真是失禮得很。

為：這次令兄競選鄉長，把你這個做妹妹的，可真忙壞了！

月：（高興地）嗨！競選的時候忙、當選了更忙！從昨天晚上到現在，來家裡道賀的客人，走了一批又來一批，

真是忙得我團團轉。

為：這是喜事嘛，忙是應該的，而且也忙得很高興是不是？

月：平常還不覺得，這兩天一忙啊，我倒真覺得家裡太需要一位大嫂了！

志：唔！光明也該成家了。

為：噯，黃鄉長跟蔡富美小姐的情感，不是已經很好了的嗎？

月：是很好呀！誰知道他們為什麼還老在拖著呢！

志：我看他們如果再拖下去，你這個做妹妹的，倒可以提出抗議了！

月：對！我是要提抗議了！

（三人在笑聲中，陳忠信自外面興沖沖地進來，他手上拿著一個小漿糊桶和一把刷子）

陳忠信：（以後簡稱忠）（笑嘻嘻地進來）月英，妳看，交給我的任務，現在我已經全部完成了！

月：忠信哥，辛苦你了，來，快坐下來休息一下。

忠：忠信，你到那兒去了？

忠：（發現校長和輔導長）哦！校長和輔導長也在這裡！（揚起了鐵桶和刷子）我是去替光明貼「銘謝當選」的

標語去了！

月：忠信哥，把桶子和刷子給我。（接過東西）請到後面來洗個臉吧！

忠：不忙，沒有關係，（坐下）噯！別看這是件小事，全鄉每一個村里，我都去貼了！

為：全鄉的範圍很大，你這一趟也夠辛苦了。

忠：（又站了起來）辛苦談不上，輔導長，你不知道，光明這次當選了鄉長，我是太高興了，我一邊貼心裡就一

邊笑，簡直比我自己選上了還高興。

志：（對陳）他和光明是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情感好得很呢。

忠：（聽了鄉長這樣一說，更是高興）我呀！打從昨天晚上開票起，我就沒有回家去，我是頭一個來報喜的！

志：（笑）忠信，你還記得小時候，你肯不出書來受了處罰，光明還為你流眼淚的事嗎？

忠：怎麼不記得，小時候為了人家欺侮光明，我就不知道跟別人打過多少架。（又指著月英）喏！還有為了她，

也跟人家比過不少拳頭！

月：（笑）輔導長，人家都說我有兩個哥哥，一個是猴子哥哥，因為我大哥像猴子一樣的精明；一個是水牛哥哥

，（指忠）因為他就像牛一樣的結實。

為：（對忠）難怪這次幫黃鄉長競選，你那麼熱心。

忠：我當然要熱心，不瞞你說，為了替光明競選，我把很多人都得罪了！

為：你是說包括另外一位候選人？你的本家陳財發嗎？

忠：是呀！他看到我到處替光明拉票，就派人來跟我說：自己姓陳的應該胳膊往裏彎才是，怎麼去幫姓黃的競選呢

？你猜我怎麼回答？

為：你怎麼回答？

忠：我說呀！選舉又不是宗親會做拜拜，選舉是講民主、講政見，像陳財發那種人，開口就是河這邊的人，河那

邊的人講派系，還能把我們寶山鄉搞得好看嗎？

志：你的話有道理，選賢與能是實行地方自治最重要的。

忠：校長，別看我只是小學畢業，只會耕田種地，但是誰好誰壞我是分得清楚的！

月：忠信哥，你別一說就沒個完，我先問你，你吃過晚飯了沒？

忠：吃晚飯？我到那裡去吃？臨走的時候你又沒有給我裝便當。

月：那就走吧，同我到裡面去吃飯，對啦！校長和輔導長吃過了沒有？

為：我和校長都吃過了，謝謝。

忠：現在我還不餓，你先替我倒大杯水來吧，我忙得連喝水都沒有時間。

月：對不起，開水沒有了。

忠：這是什麼話？客人來了連開水都不預備。

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兩天有多忙嗎？

忠：好吧，那就算了。

月：你不吃飯，就到後面去洗個臉吧？我去預備水。（下）

忠：（起身欲往內走，發現桌上還有幾張「銘謝當選」的紅紙，又停住了）咦！怎麼這裡還有幾張沒有拿去貼呢？

？

志：大概是多下來的吧！

忠：好吧！我現在就拿去把它貼了吧！（拿了標語和漿糊桶就往外走出）

為：校長，陳忠信真是個可愛的人。

志：唔，爽直、熱情，可惜就是少讀了幾年書。

（月英上，發現忠信不見了）

月：（問）咦！忠信哥呢？

志：他看見桌上還有幾張「銘謝當選」的紅紙，又拿去貼了。

月：（感動地）哥哥有這樣一位好朋友，真是他的福氣。

為：黃小姐，這就是令兄做人處事成功的地方。

志：是呀！我就喜歡光明那份謙虛、樸實，別看他大學畢業了，可惜看見我這個小學時代的校長，還是畢恭畢敬

的。

月：校長，大哥今天有這份修養，還不是受了你的薰陶和教育嗎？

志：不，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人的本質更為重要。

（黃光明自外人）

月：（先發現）哥哥回來了！

為：（立身）黃鄉長，恭喜恭喜！

黃光明：（以後簡稱光）（忙上前）哎呀！怎麼敢勞駕校長和輔導長親自到舍下來，請坐請坐。月英，校長和輔

導長來了多久了？

志：我們剛來到，本來白天我就要來的，就怕客人多你太忙，所以現在才來恭喜你。

為：是呀！我也是這樣考慮到，所以晚上才來。

光：非常感激二位；我是準備明天一早專程去拜訪校長和輔導長的，一來是當面致謝，二來還要請教今後的工作應該如何來推行？

月：這次大哥哥能當選，謝謝校長和輔導長都幫了很大的忙，哥哥是應該先去謝謝你們的。

志：光明是我最得意的學生，我當然要全力的支持他。

為：我們是現役軍人，不便有所行動，不過協助地方辦理選舉活動，是遵照上級的指示盡一點義務。表示我們是軍民一家而已。

光：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今後能多為鄉里服務，做一個真正的人民公僕，以答謝大家對我的愛護和栽培。不過我自己知道，在學識和經驗方面都還欠缺，還要請校長輔導長和許多前輩們，多多協助和指教。

志：那還有什麼問題，既然選你出來了，我們當然會無條件的協助呀！

為：不錯，以黃鄉長的才幹和抱負，再加上有前輩們的協助，將來一定會把建設地方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志：我在報上看到這次全省地方首長當選的名單，發現有兩大優點，第一，當選人的學歷普遍提高了；第二，很多當選人都是三四十歲的年青人，這證明我們的民主政治，在政府的努力下，是不斷地在進步呀！

光：不瞞二位說，我這次出來競選，說自私自一點，是為了遵奉先父的遺訓，他老人家不希望我去賺大錢，或者去做怎麼樣的大官，他就希望我能在自己的家鄉，多做一點有益於地方的工作，也可為先父當年受的委屈爭口氣。

志：這件事我很清楚，輔導長也許不明白吧？

為：我是不知道。

志：事情是這樣的：當年光明的父親，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學者，那時候台灣沒有光復，處處都要聽人擺佈，尤其地方上的事，受盡了日本人的氣，所以當台灣一光復，等光明稍長大，他就叫光明將來一定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漢家郎，為國家為地方做一番事業出來。

光：不錯，我這次當選了鄉長，是可以告慰先父在天之靈了，讓他老人家知道，他的兒子終於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家鄉，將來一定會實現他唯一的願望。

為：黃鄉長真不虧是我們理想中的人選，不像有很多的人大學一畢業之後，就想盡辦法去出國，甚至要去做外國

的公民。

月：大哥大學畢業到現在，就已經放棄了好幾次出國的機會啦！

光：我除了要實現父親的遺志之外，我也還有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志：對！你們年青人，是應該為地方多貢獻點力量，協助政府來建設國家，造福鄉里。

光：校長，我是學政治的，我發現我們家鄉就有很多不尋常的事情，如果我們再不想辦法去糾正或是防範，將來

要建設繁榮進步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志：光明，工作要慢慢的開展，千萬不要操之過急。

月：大哥，你們先別談這些大道理了，我問你吃過飯了沒有？

光：吃過了，剛才我路過街口那家小麵店，林老闆向我道賀，硬要我吃他一碗肉絲麵。

月：（笑）好呀！你這鄉長還沒有上任，就先接受人情，敲起老百姓的竹槓來了呀！

光：你還以為會白吃他那碗麵哪？告訴你，本來一碗肉絲麵只要二十五塊錢，我給了他五十塊錢！我已經蝕本了！

為：（笑）早知道你那麼大方，明天我也叫我內人去賣肉絲麵了！

眾：（笑）哈……

志：輔導長，你放心好了，以後對軍眷的照顧，光明一定會實現他就選諾言的。

光：是的，這次感謝大家支持，我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來為他們服務。

為：事實上，眷屬們平日對黃鄉長早就有了認識，知道你是一個好人。

月：你們談吧，我去燒開水替你們沏茶去。（下）

志：光明，你就任之後，一定要腳踏實地，為鄉民服務，做一個真正的公僕，另外在人和方面也要特別注意。

光：是的，我會注意的。

志：我的意見不是說要你對陳財發他們存什麼戒心，因為你以一個年青人出來做事，處處都要學習，一定要促成

地方團結，在和諧中來建設進步。

為：不錯，校長的話很對，以後如何發揮你的優點，鞏固和擴大群眾基礎，是很必要的。

志：地方上有很多的事情，因果複雜，以後當做的，就大膽地去做，說到這裡，我倒願意借蔣前總統經國先生講

過的幾句話轉贈給你。

光：蔣總統是怎麼說的？

志：總統是在招待地方首長赴金門訪問時茶會上說：「作為一個地方的首長，就是一個基層的人民公僕。他必須

要抱大慈大悲的胸懷，救苦救難的精神，為國家盡忠、為百姓服務」，總統又說：「大家要從大處看，遠處

想，清清白白的做人，實實在在的做事，把握住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大原則」。

光：（疑神的複誦着）「從大處看、遠處想。清清白白的做人、實實在在的做事」。校長，這幾句話太好了，我要把它記下來，作為我今後的座右銘。

志：這些話不僅對地方首長們有很大的啓迪作用，事實上任何一個公務人員都應該如此才行。

光：是是，校長請放心，這些金玉良言，我一定會牢牢記住的。

為：校長真不愧是位賢明的長者。

志：那裡那裡，我是個老朽，一事無成，今天能看到他們年青人有所作為，我就覺得很安慰了。

（月英端着幾杯熱騰騰的茶上）

月：校長，輔導長，請喝杯熱茶，（又把一杯給光）哥，這是你的。

為：黃小姐，你又何必特別為我們砌茶呢，我們又不是外人。

志：（笑）月英大概是覺得剛才對我們太簡慢了，沒有給我們水喝，所以現在來個格外優待吧？

月：（笑）校長，你當着大哥的面，把我剛才失禮的事說出來，那多不好意思，說不定你們走了之後，大哥又要責怪我了。

光：怎麼？校長和輔導長來了半天，連水都沒有喝呀！

月：你看，是不是？說着說着，哥的官腔就來了！

為：黃小姐，你放心，你大哥不會責怪你的，因為這一陣子你為他忙，他感激你還來不及呢，是不是呀鄉長？

光：輔導長說得對，過幾天我一定要好好的謝謝月英。

月：（笑）校長、輔導長，你們都聽見啦！如果大哥不兌現的話，到時候你們要替我主持公道喲！

志：那當然，我們都是證人。

光：說老實話，月英對我的幫助實在是太大了，旁的不說，這家裡內內外外，如果沒有他照顧，我可真是毫無辦法。

為：黃小姐是真能幹，又要處理家務，又要主持診所，不愧是個標準的傑出女青年。

光：輔導長，不怕你笑，別看月英只替人家看看病，接接生，她賺的錢比我多多了，家裡的許多開銷，幾乎都是由他一個人負責的。

志：不過話也要說回來，當年你全心全力支持月英讀完醫學院，也是煞費苦心。你們兄妹兩人真可說是相依為命

，令尊令堂地下有靈，也當含笑九泉了。

月：大哥什麼都好，就是有一件不好，

為：他那一件不好？

月：（笑）到現在還不替我娶個大嫂回來，不然的話，也不會說客人來了，連開水也端不出來呀！
志：唔！這一點倒是真的，光明，你也該結婚了，剛才我們還在說，你不能再拖下去了！
光：（笑）校長，不是我需要結婚，而是我需要對月英的未婚夫有個交代。換句話說，我不急，有別人才真着急呢！

月：（急了）校長，我不來啦！你看我是一片好心，反而被大哥咬了一回。
為：（笑）黃鄉長是故意和你開玩笑的。當然，他也借此機會掩飾自己的心事啦？
月：哼！他掩飾有什麼用？回頭等富美來了，看不告你一狀，教富美代我出這口氣。

（正好蔡富美這時走了進來，月英剛說的話，他只聽到了最後一句）
蔡富美：（以後簡稱美）月英姐，什麼事情要我替你出氣呀？

為：（笑）巧極了！說到蔡小姐，蔡小姐就到了。

月：（忙迎上去）富美，你來得正好，大哥在欺侮我。

志：（笑）唔，你們兩個女生應該團結合作。

美：（向校長、輔導長打招呼）哦！校長，輔導長都來了，月英姐，到底什麼事嘛？把我給弄糊塗了。

月：（拉着富美的手）事情是這樣的，我說哥哥當選了鄉長啦，這個家也需要有一個賢明的家庭主婦了，也就是說，我需要一位大嫂了，我要大哥趕緊把大嫂接回來啦！

美：妳大嫂在什麼地方？

月：（笑）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美：（恍然大悟，臉紅了）月英姐，妳壞死啦！

（大家都笑了）

光：富美，你別聽月英胡說八道，請坐。（月為美倒了杯茶）（富美坐下）

志：富美，你爸爸好嗎？

美：謝謝，他很好！

光：今天上午，我特地去看你爸爸啦，他不在，妳也不在。

美：爸爸和我一早就出去了，回家以後，聽說你去了，所以爸爸就叫我來一趟。

月：你呀！早就該來幫我的忙了！省得讓我一個人忙得團團轉。

美：（從手提袋中拿出了封信給光明）對啦！爸爸還給我一封信，叫我當面交給你。

光：（接信看後，臉色凝重，考慮了下來）富美，這封信，你看過沒有？

美：沒有，爸爸說是專門給你道賀的，是不是？

光：（把信給美）你先看看。

美：（看完信後疑惑地問）怎麼？這信上有什麼不對嗎？

光：你給校長再看看就知道了。

（富美把信給校長）

志：（接信看後，沉思了下來）光明，你打算怎麼辦？

光：（接回信，想了想）我當然不能這樣做。

月：（忍不住問）信上到底說了些什麼嘛？看你們，好像有什麼問題似的？

光：（苦笑了一下）沒什麼，富美的爸爸信上說：要我聘請他做鄉公所的顧問，還希望每個月拿一萬塊錢的車馬費

月：鄉公所不是有這個編制呢？

志：據我瞭解，好像沒有這個編制。

光：（苦笑）富美，我還沒有上任，想不到你爸爸就給我出了這樣一個難題。

（電話鈴響）

月：（接電話）喂，請問你找誰？……是的，這是黃光明的家……找他聽電話？好的，請問你貴姓？……什麼？

……好吧，請你等等。（把電話給光明）哥哥，你的電話。

光：（接過話筒，向月英）是誰打來的？

月：不知道，他不肯說。

光：（聽電話）喂，我是黃光明，請問你是那一位？……

（突然臉色一變）什麼？……（急）喂……

（顯然對方已將電話掛斷了，光明拿着電話發愣）

月：他說什麼？

光：（慢慢地放下電話）是一個怪電話，他罵我是混蛋。

（眾也奇怪）

志：他為什麼要罵你？

月：我剛才就覺得不太對，那聲音故意裝得怪怪的。

美：他還說什麼沒有？

光：沒有，他罵了我一聲之後，就把電話掛了。

美：真是莫名其妙，這是什麼意思呢？

(此時忠信氣沖地進來，把小桶往地下一丟)

忠：氣死了！真把我氣死了！

月：怎麼一回事？忠信哥，

忠：剛剛我不是拿最後幾張「銘謝當選」的紅紙出去貼嗎？等我貼好回來的時候，就看見第一次貼的有好幾個地方，被人撕掉了，你說氣人不氣人？

美：這又會是誰撕掉的呢？

忠：我想，一定是陳財發手下的人幹的！

光：忠信，不要亂說！

美：他們也未免太幼稚，太無聊了嘛！

月：哥哥，算了吧，不要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

為：黃鄉長，這些小事情，是難免要發生的，你不要去管它了。

志：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地方上有很多事情，因素是很複雜的。

光：我知道，這證明反對我的人，和不滿意我當選的人有很多，(走到中間止步，堅定地)不過校長，您放心，

我一定會好好的幹，將來我做一點成績出來，給他們看一看！證明我是一心一意為地方父老做事的，我要拿出勇氣！來接受這些考驗！你們等着瞧吧！

眾：(點頭)唔！好！

(燈驟黑，幕急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時間：一個週末的下午。

地點：黃鄉長的辦公室。

佈景：辦公室有一門一窗，窗外有花樹，可見一角藍天。室內陳設簡樸，有一張稍大的辦公桌，一組沙發，牆角的三角櫃上放有茶杯熱水瓶等。另有一書櫥。中間牆上窗戶上方，掛了先總統蔣公的玉照，兩邊貼著正楷標語字。「清清白白做人，實實在在做事」，和「公平、公正、公開」，「從大處看，遠處想」。

另兩邊牆上，左邊掛着蔣總統經國先生的玉照，下面貼了一張寶山鄉的地圖；右邊掛着李總統登輝先生的玉照，下面掛着寶山鄉河堤新建工程圖。

啓幕：黃鄉長坐在辦公桌前，正埋首處理公文，

少頃，桌上電話鈴響了，黃鄉長接電話——

光：喂，是月英嗎？有什麼事？……我還不能回來，……你告訴富美，如果有要緊的事，請他到我辦公室來好了……到了吃飯的時候，如果我還沒有回來，你們就別等了……好的好的，我知道，再見。

（黃鄉長放下電話，繼續處理他的公文）（稍頃）

（林校長上）

志：光明！

光：（忙起身）校長，請坐。

志：今天是週末，現在又過了下班的時間，你怎麼還沒有回家去？

光：有幾件公事沒有處理，再說，現在這時候最冷靜，我可以安心來仔細的考慮一些問題。

志：聽說上午你打電話給我，怎麼？有什麼重要事嗎？

光：是的，我想請教校長，有關河堤新建工程的問題。

志：我先問你，我送來整修學校教室的計劃，你看過了沒有？

光：看過了，我不預備告訴校長，計劃中有關要鄉公所執行和支援的事項，我全部同意。而且已經交給有關人員去先行研究辦理了。

志：謝謝你那樣支援我。

光：應該的，何況教育部早就有指示，辦好國民教育，是各級政府機構最重要的工作。

志：另外，學校舉行實踐「生活與倫理」課程檢討座談會，我也有一個請你出席指導和訓話的請帖，你有沒有收到？

光：收到了，但是有問題。

志：為什麼？

光：校長知道，我是一個最不會講話的人。

志：可是，你是地方首長，你總不能不出席呀！

光：我當然要出席，但是我想換一個方式。

志：換什麼方式？

光：我以校友的身份參加，在座談會上我送給學校兩百本「生活規範圖解」，和十套掛圖。至於講話，有家長會的會長一個人代表就行了。

志：你是一鄉之長，不講話不太合適吧？

光：你是一鄉之長，不講話不太合適吧？

光：很合適，校長，我一向就認為，任何會議演講的人越少越好，重點應該擺在實際問題的討論上面。
志：我也覺得開會應該這樣。可是，有很多所謂有身份的人，偏偏有喜歡演講的毛病。你如果不請他們，他們就會不高興的。

光：所以囉！既然發現了缺點，我們就要改進啦！

志：也好，你是鄉長，你不講，其他的人就不好意思講了。

光：這些不好的習慣，我們一定要改變過來。

（陳輔導長上）

志：輔導長，你也來了。

為：（笑）我是奉黃鄉長之召而來的。

光：不敢當，是我特地請輔導長來向你請教的。（對陳）很抱歉，今天大好週末，把你拉到這裡來了。

為：沒有關係，我們當兵的，就沒有什麼週末不週末的。再說你找我來，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是不是？

光：是的！我請校長和你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二位請教。

為：那我們就言歸正傳了吧？

光：（指牆上的河堤修建工程圖）關於修建河堤的事，我預備正式報到縣政府去。

志：工程部份，你是請專家設計的，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光：是的，工程部份，就照這樣了。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工程的進行和經費的問題。

為：你有沒有腹案？

光：腹案倒有，但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志：你先說說看？

光：經費的來源，不外乎兩個方向：第一是請縣政府補助。第二是自己地方上籌措。當然，重點應該擺在地方上

籌措，因為完全靠上級補助是不太可能的。

志：你說得很對，因為縣政府也會受年度預算的限制。

為：那末，自己地方上，你有把握能籌措多少呢？

光：以鄉公所現有的經費來看，數字很有限，必須另外開闢財源。

志：光明，你預備怎麼開闢財源？

光：我倒想了個辦法，如果行得通的話，事情就大有可為了！

為：什麼辦法？

光：那就是把一年一度全鄉大拜拜的錢節省下來，校長，你認為怎麼樣？

志：這倒是個很好的財源，而且能做到的話，數目還相當可觀呢！

光：至於工程進行方面，我想請教輔導長，能不能請求國軍的工兵支援？

為：根據這些年來，國軍在各鄉鎮對地方建設的支援和協助的報導來看，可能不會有問題。

志：那太好了，如果國軍能支援的話，既可節省經費，又可節省時間，而且工程又很保險。

光：（對陳）我今天請您來，一方面是瞭解申請國軍支援有沒有可能；再方面，如果可能，又應該怎麼申請？

為：申請的問題，不妨從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是你給一個公事給我們，由我們報上去請示；另方面，你可以透過

地方行政系統，轉向國軍有關單位申請，批准以後，由上級命令我們執行。

光：謝謝您的指點，將來計劃批准之後，還要請你多多協助和指教。

為：沒有問題，這是造福民眾的好事，我和全體戰士，保證圓滿達成任務。

光：那太感激了。

志：光明，關於利用拜拜節約籌措經費問題，你有把握嗎？

光：我是有計劃這樣做的。

志：你打算怎麼做？

光：這正是我今天要請校長來商量的。

志：依我看，少數是不會有問題，數目大了，就恐怕不太容易。

光：我當然希望數目越多越好。再說，數目少了也無濟於事。

志：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因為一年一次的大拜拜，是歷代相傳下的習俗，要節約，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

光：我也知道做起來很困難，但是，像這樣一筆錢浪費在拜拜上面，實在太可惜了。

志：我們看來是浪費，但是一般民眾的觀念都不一樣呀！

光：所以囉！我們要改變大家的觀念。

志：早在五年前，記得我就提過，但是沒有效果，甚至還有人笑我，說我是不懂人情世故。

光：現在是五年以後了，應該有所進步啦！

志：當然，自從你到任之後，在這段時間裡，大家對你的反應很不錯，認為你的確是想在地方上，做一番事業，

不過，像改變拜拜這樣的大事，我倒認為你不必操之過急。

為：校長，我們不妨聽聽黃鄉長對這件事，預備採取什麼步驟？

光：不瞞兩位說，我曾經向一些鄰里長，和鄉民代表們，談過這件事。

志：他們的態度怎麼樣？

光：他們有的贊成，有的反對。

志：贊成的人多還是少呢？

光：大致是各佔一半，不過，現在我又有新的主意了。

志：什麼新主意？

光：我想，從大家的切身利害上去規勸。

志：你這句話很抽象，是不是可以說得具體一點？

光：我的意思是說……

（正說到這裡，陳忠信滿懷高興的跑了進來）

忠：（打斷他們的話）鄉長，我到處找你呀！

光：看你跑得滿頭大汗。什麼事？先休息休息再說吧！

忠：不用休息，我馬上又要走。

志：你究竟有什麼事？那樣來去匆匆的？

忠：校長，剛才我先到你家裡，聽說你到鄉長家裡去了，等我跑到鄉長家裡，月英又說你們還在鄉公所裡，所以我又趕到這裡來了！

志：（笑）你到底是找我，還是找鄉長？

忠：（傻笑）嘿……我找你也找鄉長。

志：你找我們幹什麼呢？

忠：我找你，是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找鄉長，是送給他一樣好東西。

光：什麼好消息？又是什麼好東西？

忠：事實上，同是一回事。（說着小心地從口袋中拿出一小瓶）喏！我就是為這個來的！

光：瓶子裡裝的是什麼？

忠：（得意地）是仙水呀！

志：仙水？什麼仙水？

忠：你們還不知道呀！在仙公廟的右邊山脚下，一棵楓樹旁邊的大石頭裡面，今天上午突然冒出仙水來了，有人把仙水喝下去，胃病就不痛了；有人把仙水用來洗眼睛，眼睛的老毛病就全治好了。真是靈得很呀！

志：你這是親眼看見？還是聽人說的？

忠：我……我先是聽人家說的，後來我自己也再來擦了擦眼睛，奇怪得很，好像眼睛就亮多了。所以我這才相信是仙水！

為：忠信，真是這樣靈驗嗎？

忠：那當然啦！所以從中午到現在，去搶仙水的人很多，輔導長，你也叫你太太去搶一點吧？
為：難怪剛才我來的時候，看見很多人，都往仙公廟那邊跑。

光：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忠：我好不容易擠在人堆裡，弄來這麼一小瓶。我本來想留給自己用，後來我一想，鄉長不是胃不太好嗎？所以我就趕來送給你，順便又趕到校長家告訴這個好消息。

志：忠信，你是說，希望我也去弄一瓶來洗洗眼睛是吧？

忠：是的，他們還說：老年人喝了能延年益壽，比什麼補藥都好！

志：忠信，你給我看看。

忠：（把小瓶給校長）校長，你嚐嚐看，這水的味道很特別，說甜不是甜，說鹹又有點泥味。

志：（用手指蘸了點放在嘴裡）唔！不但有泥巴味，還有青草味。（把小瓶還給忠信）忠信，你真是相信它是仙水？

忠：那當然，要不然我也不會拿來送給鄉長啊！（把小瓶送給了光明）鄉長，你把它好好地收藏起來吧，對啦！那現在再去弄一點，說不定去晚了一步就沒有了！校長，輔導長，我走了。再見！（說着就要走）

光：（喊住忠信）忠信！你等一等！

忠：（停住）怎麼？你不是不是一瓶還不夠？沒有問題，這回我帶個大瓶子去。

光：（嚴肅地）忠信！現在我要當着你的面，做一件很不禮貌的事。

忠：（奇怪地）鄉長，你……

光：（大聲）我不要這種髒水！（說着把小瓶扔出窗外）

忠：（大急）鄉長！你怎麼可以把仙水扔了！

光：忠信！你簡直太糊塗了，你怎麼也像那些人一樣沒有頭腦？把這種髒水弄來自欺欺人！

忠：（生氣）你……就算不是仙水，你也不要把它扔掉呀！你當着校長輔導長的面這樣作，不是給我太沒有面子嗎？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來的吔！

光：關於你對我的一片好意，我很感激。但是，你這麼沒有頭腦，都使我很生氣！

忠：（越發氣憤）哼！就算我沒有頭腦，你也不能這樣瞧不起我！我現在才知道，你做了鄉長了，你了不起，你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裡。

志：忠信，你別生氣，你聽光明跟你解釋。

忠：不用了，是我瞎了眼睛，一心一意要高攀，跟他作朋友，哼！我走啦！（氣沖沖地就要走）

光：（忙上前攔阻）忠信，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這樣做，不是對你，而是表示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忠：你這是什麼態度？你當着我的面把仙水扔掉了，你把我的好心當壞意，你讓我下不了台，你這不是存心讓我難看嗎？

光：我知道你很難過，可是，我比你更難過，因為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們鄉裡還會發生這種迷信，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

忠：那……那也不能怪我呀！又不是我一個人說它是仙水，大家都這麼說嘛！

光：就是因為大家這樣糊塗，所以才覺得這件事情很嚴重！

為：忠信，黃鄉長把那小瓶水扔掉，是想與其用很多話來向你說明，就不如直截了當的，做給你看來得乾脆，所以你不能對他所誤會。

光：是的，就是因為我們情同手足，所以我才不怕你生氣，我現在告訴你，關於這件事，我要馬上派人去調查。

忠：（猶悻悻然）管你調查不調查。反正不關我的事。

光：不！這還是你的事，因為我決定請你去調查。

忠：（意外地）我？！

光：是的，我請你去調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利用這件事斂財？或者利用迷信做其他非法的事情？

忠：我……我不去！

光：（誠懇地）忠信，難道你還生我的氣嗎？你想想看，我如果不打算請你去，我會這麼笨，當着你的面把髒水扔掉？我又不是神經病，連你送仙水來的好意都會不明白？

忠：光明的話說得很誠懇，忠信，你不能再生他的氣了。

忠：（暫息怒意）校長，你不知道，他把仙水扔了，我有多心痛？

忠：（笑）我怎麼不知道，如果不是我和輔導長在這裡，說不定你早就給光明兩拳頭了。

忠：這很難說，至少，以後我再也不理他了。會恨他一輩子的。

光：好了，忠信，就這樣決定吧，事不宜遲，你快點去打聽打聽，有什麼消息，馬上來告訴我。

為：忠信，你去調查最合適，因為你可以深入群眾，從各方面去打聽清楚。

忠：好吧，我馬上就去！

忠：光明，我還有一個應酬，我要先走一步。

為：那我也走了，我家裡還有客人在等我。

光：好，你們先請吧！剛才談的事，算是一個初步的結論。過兩天我再找時間，請你們來從長計議。

（校長，輔導長，忠信，同出去，黃鄉長隨後相送）

（忽然電話鈴響）

光：對不起，我不送你們了，我去接個電話。

（衆人出去，光明回頭接電話）

光：喂……月英呀！有什麼事嗎？……陳財發要來看我？……哦……他還沒有來……好的，我知道了，我等他就是……再見。

（光明放下電話，想了想，又拿起電話來）

光：（撥電話）請問你是警察分駐所嗎？張巡官在不在？啊！你就是，我是黃鄉長，有一件事情想請問你，關於仙公廟右邊發現什麼仙水的事……你知道了！唔……好……你處理得很好，應該把現場先封鎖起來，不准有人再去……另外，請你再派幾位警員，在各路口站崗，不讓再有人進入現場……請你們交代他們，勸導的態度，盡量和善……還有，請你通知衛生所，叫他們趕緊派人把水的成份化驗一下，化驗的結果就公佈在現場，免得有人再謠言惑衆……好的。我希望你能很快的調查事情的真相，如果真有神棍在作祟，立即依法處理……對對……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我不在辦公室就在家裡，再見。（掛上電話）

（黃鄉長繼續處理桌上的公文。稍停，陳財發上）

陳財發：（以後簡稱財）黃鄉長，我是特地來看你的。

光：（忙迎上去）不敢當，陳先生，請坐請坐。剛才舍妹打電話來了，所以我在這裡恭候您。（為陳倒茶）

財：你真的不起，今天下午按規定是不上班的，你還忙著在辦公室裡處理公務，佩服佩服！

光：那裡那裡，我是因為很多事情都沒有經驗，所以忙不過來。

財：好說好說，自從你到任之後，大家都說你很好，可見得你真是年輕有為呀！

光：陳先生你過獎了。如果真有點成績，還是陳先生和各位長輩指導的功勞。

財：不……我是老朽無能，完全落伍了。不過，黃鄉長，你也不要只為了求表現，累壞了身體那就太划不來了，

對不對？（說罷哈哈大笑）

光：是……謝謝您的關心。

財：對啦，黃鄉長，我今天來，是談一件公事。

光：好的，就請陳先生多指教。

財：這個嘛，你是知道的，再過一個月，就是我們鄉裏仙公大帝的生日，按照每年的規矩，必須舉行大拜拜。到時候，你是一鄉之長，應該為民表率，格外虔誠，以保佑全鄉平安，大吉大利呀！

光：這個……陳先生，敬仰先聖先賢，是應當的，到時候，我一定去燒柱香就是。

財：不……光燒柱香是不行的，你必須跟着仙公大帝一起去各村巡視才對。記得前幾任鄉長，他們為這件事，都整整忙了一個多禮拜。

光：我想，燒柱香表示我的敬意和虔誠就可以了。

財：好吧，你怎麼做，你自己決定，我們不勉強你，由於你是一鄉之長，在禮貌上，我不得不通知一聲，免得將來有人說話，怪我不夠交情。

光：是……我很感激你這份好意。

財：按理說，像仙公大帝拜拜這件大事，應當由你主動召開會議，不必等我們來找你。像前幾任鄉長一樣，早在兩個月前，他們就安排得妥妥當當了。因為這也是為了地方上的公益嘛！

光：謝謝陳先生提醒我，我到時候一定注意這件事就是了。

財：另外我要和你商量的是……也是我今天來的主要目的，今年的大拜拜，我們預備擴大舉行。

光：擴大舉行？為什麼？

財：為什麼！（大笑）黃鄉長，你連這個原因都不知道呀？真是貴人多忘事了。

光：陳先生，我真的不知道。

財：這也難怪，你還太年輕，我告訴你，今年是仙公大帝三百歲的大慶啊！我們寶山鄉感激他老人家的感恩大德，從光復以後，一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這完全是仙公大帝的保佑，所以要趁這機會，大事慶祝一番。

光：陳先生，我認為我們紀念仙公大帝，是尊敬他當年的清高人格，佩服他那種捨己救人的精神，並不是因為迷信，再說，我們寶山鄉的老百姓，光復以後能豐衣足食，這完全是由於政府的英明領導。

財：好……你先別和我講這些大道理，我現在是以仙公廟管理委員會理事長的身份，對今年擴大拜拜的事，先備個案，讓你知道一下，我們是怎麼做的而已。

光：你們預備怎麼做呢？

財：我們決定，每村唱一個禮拜的歌行戲，家家至少準備一條一百公斤以上的大肥豬，另外，我們還準備專程到新埔去請仙后娘娘的玉駕，到這裡來作一次盛大的慶祝遊行，至於安排仙公大帝的聖駕到每村去住鎮，那是每村自己的事情，我們不予過問，但是我們也有一個比賽的辦法，那就是那個村排場最大，請的客人最多，明年仙公大帝就先到那個村去住鎮和出巡，我們相信這樣一來，各村一定會做得有聲有色，熱熱鬧鬧。

光：陳先生，這樣做，不是太鋪張、太浪費了嗎？

財：鋪張浪費？黃鄉長，你難道怕我們沒有錢嗎？告訴你，現在我們寶山鄉，家家戶戶都有了錢啦！再說，就是沒有錢的，他也會去想辦法呀，這個，就不用你我耽心啦！

光：我覺得這樣做不太妥當吧？

財：不太妥當？黃鄉長，現在是民主開放時代，老百姓這樣自動的熱烈慶祝，一來是顯示民生富足，二來是表示我們地方上的士紳領導有方。你放心，他們不會要你鄉公所一塊錢的津貼的！

光：我不希望用這種方式來表示我們地方上的富足。

財：這不是你希望不希望的問題，而是今年的擴大拜拜勢在必行。對啦！黃鄉長，我還忘了告訴你另一件事，也就是剛剛才發生的事，這越發證明我們寶山鄉是得天獨厚，將來一定是前途似錦呀！

光：你是說在仙公廟右邊發現了仙水的事嗎？

財：對！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大家都說，一定是仙公大帝知道了，我們今年要擴大慶祝他三百歲生日，才大顯威靈的。

光：唔，這件事我知道了，我也已經派人去調查這事情的真相了。

財：事情的真相很簡單，人神共慶，為我們這次大拜拜，添一段千古佳話。我正預備明天在仙公廟，召開一次執事緊急會議，商量一下，是不是在那塊聖跡顯靈的地方，再蓋一座廟，配合仙公大帝生日那天，同時舉行破土開工典禮。

光：陳先生，我建議你，明天的緊急會議，可以不必舉行了。

財：為什麼？

光：因為我已經通知警察分駐所，派人封鎖了現場，不准人再去取什麼仙水了。

財：那怎麼行！仙水能治百病，是有目共睹，衆所週知的事呀！你這樣做，太沒有道理了！

光：有沒有道理，等衛生所把化驗水質的結果，公佈後就可以知道了，我想，無稽的謠言可以騙無知的人，都騙不了科學的，陳先生，你說對不對？

財：黃鄉長，我認為你要三思而行。你那樣做，不怕惹起大家父老們的反感嗎？

光：我一切依法而行，依理去做，如果有人，一定認為仙水能治百病，他可以到衛生所去對證。只要在醫學上有根據，我們當然開放現場；相反地，如果因為仙水所引起的秩序問題，我站在治安的立場，就不能不採取必要的措施了。

財：（勃然大怒）那末，瞧你這樣說，大拜拜的事也沒有科學根據，你也一定認為是迷信，不予支持囉？

光：是的，我是不打算支持。不過，我不支持的最大原因，還不是因為迷信。

財：那是為什麼？

光：為了浪費。

財：浪費？他們用的是自己的錢，請的是自己的親友，拜的是有求必應的仙公大帝，事事出諸心甘情願，怎麼叫做浪費？

光：正因為是父老們自己的錢，所以我更主張不要浪費，陳先生，對這個問題，我正預備專程去拜訪您，希望您能登高一呼，把大家拜拜的錢節約下來，作為更有價值的用處。

財：你的意思是說，剛才我所說的各種活動，你都一概不贊成了？！

光：（誠懇地）是的，我不但不贊成比往年鋪張，更主張要比往年節約。

財：這辦不到！我頭一個反對！

光：陳先生，你是我的長輩，地方上的許多事情，我不但要向你請教，更需要你的合作與支持。

財：你根本就不尊重我的意見，又何必向我請教？你和我背道而馳，我們又怎麼能夠合作？

光：陳先生，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意見，而是……

財：（忿然站起制止光）好了！你不用再往下說了！我祇問你，你偏在這個時候，提出了要節約拜拜的意見來。

是不是你是有計畫的行動？

光：是的，我計劃把拜拜節約的錢，作更有價值的使用。

財：（冷笑）恐怕你的動機不是如此吧？

光：陳先生，難道懷疑我別有用心嗎？

財：豈止是懷疑，事情很明顯的擺在這裡嘛！

光：陳先生，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財：哼！別裝聾作啞了！我是仙公廟管理委員會的理事長，但也是這次鄉長競選的落選人，還有，我們兩個一個

是河西人、一個是河東人，你是有意報復競選時我對你的攻擊，你是有意討好你們河東的人，來跟我作對！

光：陳先生，我怎麼會有這樣卑鄙的念頭呢？

財：如果你不卑鄙，你就拿出行動來證明。你說，你能無條件的支持這次大拜拜嗎？

光：陳先生，我必須很誠懇的向你表示，我對你除了恭敬之外，毫無芥蒂。但是，我也很坦白的向你表示，要我

支持大拜拜，我無法遵命。

財：好吧！你支持，我們也辦大拜拜，你不支持，我們也要辦大拜拜。如果你們河東不參加，我們河西單獨辦理

！

光：陳先生，希望你別意氣用事，更不能對我有所誤會。

財：就算我是意氣用事，就算我是對你誤會。但是，現在是開放的民主社會，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你總不能利用

你鄉長的職權，以法律或命令來阻止我們吧！

光：我當然不會用法律和命令。我也無權用法律和命令。

財：你既然知道就好。那麼，你有什麼辦法，就請你盡量使出來吧！我隨時候教，我走了！（說罷就走）

光：（忙喊住）陳先生，請聽我再解釋一下……

財：你不用解釋，答應支持辦大拜拜，我們是朋友，我們合作；否則，我們就是仇人，我反對你到底，希望你放

聰明一點，仔細的衡量衡量，再見！

（說完，氣沖沖地下）

（陳財發剛走到門口，正好與進來的蔡富美相遇）

美：（看見陳先是一驚，然後有禮地笑向陳打招呼）啊，陳伯伯，您好！

財：（白了富美一眼）哼！（下）

美：光明，陳伯伯好像很生氣的樣子？

光：是的。為了拜拜的事，他對我很不滿意。

美：你們吵架了？

光：（嘆了口氣）唉！一言難盡，請坐吧！

美：光明，我一直想找機會和你談談，可是你老沒空。

光：富美，很對不起，這些時候，我實在是太忙，所以把你冷落了。

美：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光：為什麼？

美：自從你沒有答應聘我父親作顧問後，他一直對你很不滿意。

光：富美，這件事我不是已當面向你父親解釋過了嗎？那是不可能的，他應該諒解我才對呀！

美：可是他不相信，他認為你是不肯幫忙，你是沒有情義的人。

光：他一定要這樣固執，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美：所以他現在已經惱羞成怒，不准我跟你來往了。

光：是嗎？

美：他禁止我跟你見面，並且不讓我出來，剛才我碰見了陳伯伯，他一定會告訴我爸爸的。怎麼辦嘛！

光：我想過段時間，請林校長代我向你父親再去解釋一次，你認為怎麼樣？

美：來不及了，因為……（轉身掩面欲泣）

光：富美，你怎麼啦？

美：我父親現在要逼我嫁給大榮工廠的小老闆。

光：（大吃一驚）什麼？逼你嫁給別人？已經決定了嗎？

美：是的，我的父親說，下個月就要先訂婚。

光：（急）那你自己的意思呢？

美：我當然不答應。

光：那你有沒有向你父親堅決的表示過呢？

美：就是因為我堅決的不答應，所以我父親就天天罵我，有一天他還生氣打我。

光：（急）這……你父親怎麼那樣糊塗，你又不是商品。

美：我現在偷偷出來，就是來跟你商量，聽你一句話。

光：你的意思是問我怎麼處理？

美：是的，你說，你到底愛不愛我？

光：我當然愛你呀！我怎麼樣也不能失去你的！

美：我就是要聽你這句話。

光：富美，拿出決心來，祇要你自己意志堅定，任何困難我們都可以克服的。

美：你放心，我就是死，也不會改變主意的。

光：（感動地握着富美的手）那就好了，富美，讓我們從現在起相互保證，海枯石爛，愛心不移。

美：（情不自禁地把頭靠在光明胸前）是的，海枯石爛，愛心不移。

（兩人緊緊相擁，久久無言）

（燈光漸暗，幕慢慢落下）

第二幕完

第二幕

時間：距第二幕半月後的星期天下午

地點：黃鄉長

佈景：同第一幕，惟客廳中加了一張籐製躺椅

啓幕：黃鄉長躺在躺椅上睡着了。

他身上蓋着一條薄毯，一張報紙還拿在手中。

少頃月英自內室上。

她看一下手錶，從櫃子中取出一瓶藥水，然後又倒了一杯開水，走到光明面前。

月：（輕輕地搖醒光明）哥哥，該起來吃藥了！

光：（坐起來，揉了一下眼睛）啊！

月：把這藥吃掉吧。

光：（接過藥瓶和開水，吃完）這藥真不好吃。

月：（笑）藥本來就不好吃嘛！（接過藥瓶與茶杯放好）

光：現在幾點了？

月：已經四點多了！

光：（突然想起來）哎呀！妹妹，剛才我睡着了，你有沒有聽廣播？颱風究竟會不會來呀？

月：我沒有聽。

光：（起來想去打電話）我得趕緊打個電話去問問。

（陳忠信正好進來，一手提了籃水果，一手提了兩盒餅乾）

忠：鄉長，你的病好了吧？

光：謝謝你，我早好了。

忠：我給了帶了幾個橘子來。（把東西放在桌上）

月：（倒茶給忠信）忠信哥，請喝茶，怎麼？你也那麼客氣，還帶東西來。

忠：（笑）嘿……小意思，我怕他胃口不太好，吃點新鮮的水菜，我剛從樹上摘下來的。

光：坐，坐，忠信，橘子留下，把餅乾糖菓帶回去，你是來看我還是故意跟我過不去？

月：是呀！你是什麼時候，學會了那樣俗氣呀？

忠：（忙回答）哦不……糖菓餅乾不是我送的，是別人托我帶來給鄉長的。

光：是誰？

忠：（從口袋掏出一封信）你看看就知道了。

光：（拆開信，看見裡面還有一張禮券）哦！裡面還有一張一萬元的禮券！

忠：（故意）有……有禮券？我不知道呀！

月：（從光明手中接過信看了看）林有發？忠信哥，這林有發是誰呀？

光：（嚴肅地）忠信，你真的不知道裡面有禮券嗎？

忠：（支支吾吾）這個……這個我……

光：你是我的好朋友，不要騙我，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忠：我……我祇知道一點點啦。

月：忠信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嘛？看你吞吞吐吐的。

忠：月英，事情是這樣的啦，這個林有發是一個營造商，這次鄉公所的大禮堂就是他得標的，他聽說鄉長人不舒服，就托我帶了這些糖菓餅乾來，還有這張禮券，他說這次的工程要請鄉長多多幫忙，以後有什麼工程，也

要請鄉長多照顧。

光：你想，這一萬塊錢，我能要他的嗎？

忠：他說這只是一點心意，並沒有別的意思。

光：不管他有沒有別的意思，接受賄賂就是犯法你知道嗎？

月：忠信哥，你怎麼那樣糊塗？他叫你帶來你就帶來了。

光：這就是商人聰明的地方，如果他自己來，我早就把他轟出去了！

忠：我當時想，他大概是以後想多做點鄉公所的生意，所以就……

光：忠信，你把禮券還給他，而且轉告他，大禮堂的工程請他按照合約上的規定做，有一點馬虎，我就依法辦他！

忠：（接過禮券）馬上我就去告訴他！

光：還有，這糖菓餅乾也還給他。就說我不認識他，所以不接受他任何東西。

忠：好吧！

光：（語氣緩和地）忠信，以後這種事情，你千萬不可以再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氣，對我來說，是侮辱了我的人格，對你來說，會破壞我們幾十年的友誼。

忠：（難過）你別再說了。是我一時糊塗。

光：不，我要說，我要讓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你一向愛護我，尤其我做鄉長以後，許多地方都需要你幫忙，

所以有什麼事情，最好先跟我商量商量，免得被人家利用。

忠：光明，你越說我越難過了。

月：忠信哥，你也不用難過，你知道，地方上的環境很複雜，我們應該處處小心。

忠：我知道了，真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以後，我再也不會那樣沒腦筋了！

光：好了，這件事不談了，忠信，我問你，關於大拜拜的事，我請你去側面調查，進行得怎麼樣？

忠：情況很好，凡是中學以上的知識份子，都贊成你的節約意見；至於鄰里長方面，有的希望你能在各里民大會

上去作說明；有的希望你召集一次聯席會議。

光：好極了，這些步驟，我都會一一去實行，現在我已經搜集了當年仙公大帝，成仁取義的資料，預備整理之後向大家說明，讓大家知道我們尊敬仙公大帝，絕不是為了迷信。至於河堤新建的詳細計劃，我這一兩天之內就要報到縣政府去，我想上面也一定會很快的批准。

忠：我想，祇要把建築河堤的利害得失，讓全鄉的人都知道，大家一定會支持的。記得有一年的義務勞動，我們這個里因為里長請了一位議員來，詳細的說明，大家聽了之後，覺得很有道理，也很有必要，所以就

人人盡心盡力，結果在全鄉還得到了第一名呢！

光：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越發增加了我的信心。好吧，時間不早了，你趕緊把這東西送返給林有發，我對投機的商人，一向是討厭極了！

忠：（拿起東西）林有發這混蛋，想陷害我於不義，我一定要好好的罵他一頓。

月：忠信哥，你也不必罵他了，把東西還給他就是了。

忠：不，非罵不可。你不知道，剛才光明一邊說，我就一邊在難過，我一定要找他出這口怨氣！

（忠信下）

光：妹妹，你看這個社會有多複雜，真是世道崎嶇，人心難測，你想要清清白白地做一番事業，都不容易呀！

月：那當然，社會上隨時隨地都有陷阱，你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光：我同時又聯想到政府這些年來，為老百姓做了許多的事情，不了解的，認為理所當然，不是為奇，可是只要你稍深入一點探討，就會知道真是花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心機。

月：哥哥，不瞞你說，你剛接了鄉長的時候，每天這麼晚回來，我還真有些懷疑，現在我才知道，你真的就有這麼多的事情要忙。像上次發現什麼仙水的事，稍有頭腦的人，都應該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可偏偏就有那麼多的人去相信。

光：哼！如果不是處理得快，再加上有水質化驗的公佈，說不定以後我們鄉裡，又多了一座仙水廟啦！

（陳財發氣勢凶凶地上，月英先發現）

月：哥哥，陳先生來了。

光：（忙迎上去）陳先生，請坐，歡迎你光臨。

財：黃鄉長，我要找你說幾句話。

光：好的，您請坐。

月：（倒水給陳）陳先生，請喝水，你坐坐，我失陪了。

（月看了光一眼，示意小心，即下）

財：我本來發過誓不和你講話了，也不進這個門的，可是有件事情，我必須要和你談判。

光：陳先生，你是我的長輩，只要您有所指教，我隨時都非常歡迎您來的。

財：你別跟我來這些個客套，我問你，聽說你要新建河堤是不是？

光：是的。陳先生有何意見？

財：聽說你的計劃馬上就要報上去？

光：是的。

財：這是誰的主意？

光：是實際的需要，同時，上次縣長來視察的時候，也有指示，要我提出方案。

財：我不是問這個，我是說工程方面。

光：當然是工程專家的意見。

財：我看不是吧？而是你的意見！

光：陳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原諒我不太明白。

財：什麼意思？你不知道？你的計劃把我和蔡福春的幾甲土地都劃進去了！

光：我知道。

財：你又不知道，在四年以前，鄉裡也有過修建河堤的計劃？但是那個計劃，並沒有把我們的土地劃進去呀！

光：我也知道。

財：那麼，這中間有了很大的差別，是什麼道理？

光：陳先生，你問得很對，我應該向你解釋。

財：你說吧！

光：據工程專家勘測的結果表示：第一，兩年前，因為上流一次山洪爆發，河道有了改變；第二，現在的計劃是根據現有的地勢，為了防患於未然，也就是說，為了節約工程。因為我們這河道的下流，可以利用河西右側的番子坡高地，你和蔡先生的土地，剛好是河道與高地之間的窪地，所以必須歸劃進去。

財：可是，我詳細研究了原來的計劃，河道雖然改變了，但是仍然能適用。你又為什麼一定要標新立異？

光：陳先生，不是我標新立異，工程師的意見很對，如果依原來的老計劃，一來因為上流河道改變了，必須把原計劃的河堤高度增加。二來番子坡高地就無法利用了，勢必延長河堤的長度，這都需要一筆很大的經費。

財：再多經費又不要你黃鄉長拿，你心疼幹什麼？

光：陳先生，錢雖然不是我的，但是，請你別忘了，一分一厘都是父老們的血汗。

財：那幾甲土地，一分一寸也是我和蔡福春的血汗呀！

光：工程方面，衡量利弊，我必須尊重專家的意見，再說，你和蔡先生的土地歸劃進去了，將來政府一定會賠償你們的損失。

財：賠償損失？你能賠多少？

光：賠多賠少，政府自然會有一個合理的標準。

財：哼！黃鄉長，你真是會打如意算盤呀！

光：陳先生，撇開賠償不談，從整個計劃來說，你和蔡先生雖然遭受一點損失，但是，這是造福鄉里的大事，全鄉的人都會很感激你們的。

財：你別替我們戴高帽子呀，我和蔡福春不是傻瓜，我們不會聽你這一套的！

光：陳先生，我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希望你能捐棄成見，貢獻鄉里。

財：我倒認為你應捐棄成見，因為你根本就是別有用心嘛！

光：陳先生，我有什麼用心呢？

財：因為你和我有恩怨，因為蔡福春不答應把女兒嫁給你，所以你就公報私仇，利用修建河堤的計劃來打擊我們！

光：（仍然壓制着）陳先生，請你說話要理智一點。

財：我很理智，我現在老實告訴你，你們的計劃，我和蔡福春不會答應的！

光：關於你和蔡先生答不答應，因為牽涉到上面的職權，我不便表示意見。

（這時林校長進來，見他們在爭論，悄立一旁）

財：好！你不表示意見，我表示意見，我警告你，你什麼時候把計劃報上去，我和蔡福春就什麼時候告你！

光：（笑）陳先生，你們告訴我什麼呢？

財：我們告你理由多得很，至少十大罪狀！

光：那末說，陳先生今天來，不是誠心誠意和我談問題的，而是威脅和恐嚇我而來的？

財：隨你愛怎麼說！

光：好吧，陳先生既然要逼我說不願說的話，那我就很坦白的告訴你，告不告我那是你們的問題。至於我覺得要做的，我絕不能改變工程專家的意見，除非上面不批准。

財：（大怒）好！這是你說的，告訴你！（猛拍一下桌子）我姓陳的可不是好惹的！我們不防走着瞧！哼！

（門外有風雨聲）

志：（走近陳，笑着說）財發兄，什麼事情大氣那麼大？有什麼問題，大家好好商量嘛！

財：（不屑地）哦！原來是林校長，我倒沒有注意，你什麼時候也在這裡？

志：（仍笑着）我來了一會兒，因為看見你們在討論問題，所以沒有插嘴。

財：（鄙視地）你現在插嘴了，是不是覺得有點不順眼？有點不服氣？

志：（無法忍受）財發兄，你怎麼出口傷人？我林某人並沒有得罪你呀！

財：雖然你沒有得罪我，可是，我知道你和黃鄉長的關係。

志：這是什麼話？我和黃鄉長的關係怎麼樣？我們是光明正大，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簡直豈有此理嘛！

財：（大聲）你才豈有此理！（氣勢凶凶）我告訴你，我早就看你不順眼了！

志：（氣憤）你看我不順眼怎麼樣？你難道想把我一口吃下去？！

光：（把校長拉開）校長，你請坐。

志：（氣難平）你姓陳的也未免太霸道了。哦！可以允許你在人家家裡拍桌子罵人，就不准我開口講話呀！

財：不錯，我霸道，你們有什麼本事儘管使出來好了！我就不相信鬥不過你們！

光：陳先生，我還是希望你能平心靜氣地談問題，仔細的考慮考慮。

財：沒有什麼好考慮的，我還是那句話，你什麼時候報計劃上去，我們就什麼時候告訴你，看誰吃虧倒霉，我連他

姓林的也一起告！哼！（說罷匆匆下）

光：校長，很抱歉，為了我的事，讓你生這麼大的氣。

志：他簡直是欺人太甚嘛！（猛又站了起來）我越想越氣，我非去跟他說個清楚不可！

光：（笑拉校長）校長，你平常不是常對我說：「當忍的就忍」嗎？你怎麼反而沉不住氣了呢。

志：我是實在看不過去，你說，他那些話，那種態度，是不是十足的流氓作風？

光：沒有關係，他越恐嚇威脅，我的決心和立場，就越發堅定。

志：哼！虧他說得出口，不但告你，連我也要一起告！

光：我不在乎，作賊的才會心虛，怕鬼的才會吃口哨，這是一定的道理。祇要我記住：「清清白白做人，實實在

在做事」的訓示，我相信，問題再多，再複雜，最後一定能解決的。好了，校長，這件事不談了，我替你倒

杯茶去。

（月英端着茶從內房出來）

月：哥哥，你不用倒了，我已經替校長砌了一杯熱茶。

（送茶與校長及光明二人）

志：謝謝妳月英。

月：校長，剛才我躲在後面，直耽心你會跟陳財發打起來。

光：不會，有我在旁邊，不會那麼嚴重，校長，不瞞您說，陳財發一來，我就看準了他是，冲着什麼事找上門的

，所以我心平氣和得很，一點也不衝動。

月：校長，不瞞您說，最近我也被哥哥訓練得差不多了。如果以前，我看見陳財發那付來勢凶凶的樣子，說不定

我早就報警了。

志：（笑着搖頭）慚愧得很，剛才要不是光明拉着我，我還真會跟他打起來，可見我的修養還是不行。

（陳忠信淋了一身雨自外進）

月：忠信哥，看你淋得這個樣子。

忠：這天氣一陣雨、一陣風，看樣子，颱風恐怕還正的會來喲！

光：糟啦！剛才我還說要打電話問颱風的消息，給陳財發這一攪，又忘了。（說着欲打電話）

忠：鄉長，你別忙着打電話，我先告訴你一件很糟糕的事。

光：（止步）什麼事？

忠：蔡福春家的下女，阿珠告訴我說：富美昨天晚上又被他父親打了一頓。

志：為了什麼事情？

忠：還不是為了富美不肯答應，嫁給大榮木工廠的小老闆。

志：光明，富美這樣天天挨打受罵怎麼行呢？你得快點給她想辦法呀！

光：（痛苦地）我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她父親已經把我和富美的事，當做藉口在攻擊我了！

志：（嘆了口氣）唉！可憐富美，這種日子怎麼過喲！

月：校長，富美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她說，為了愛情，她要咬緊牙關，以不變應萬變等着哥哥。

忠：對了，月英，她還叫阿珠要我問你，前些時候，她托你打聽到台北找工作的事，現在怎麼樣了？

月：我為了怕將來發生麻煩，我現在也不敢隨便介紹她去了，因為這會牽涉到哥哥的問題。

志：我是就心這樣下去，遲早會被他父親，逼出一場悲劇來。

（輔導長穿了雨衣進來）

忠：鄉長，輔導長來了。

光：輔導長，我正預備打電話找你，問問颱風的消息。

為：我就是為這個來的，我們已經接到命令，要趕緊作好防範措施。上面指示我們，必要的時候，要盡一切力量

協助地方上的搶救工作，所以我特地來和鄉長協調一下。

月：這樣看起來，颱風一定會來啦！

為：不管來不來，事先有準備總是好的。

光：那我現在就到辦公室去，先向各單位作一個指示。

為：反正我們隨時保持聯繫就行了。

光：不過有一點我們現在就可以決定，那就是先安排疏散低窪地區的人口。

為：你預備怎麼疏散？

光：校長，我想必要的時候，把河西幾個里的人，疏散到學校去。

志：好。我馬上回學校去先作個準備。

光：輔導長，我打算把河東低窪的幾戶人家，疏散到你們營房裡，不知道有沒有問題？為：幾戶人家是沒有問題的。

光：那就先作這樣原則性的分配，對啦！月英，回頭我們把重要的東西收到後面樓上去，如果颱風真來了，不但我要坐鎮在辦公室，恐怕還要動員你，在必要的時候去擔任救護工作。

月：我知道。

光：忠信，你現在就同我到辦公室去，然後再陪我到各里去巡視一下。

忠：外面在下雨，全鄉這麼多個里，我們怎麼去？

光：當然騎我的摩托車去呀！

忠：（笑，搖頭）你那部老爺車呀？我還真不太敢領教！

月：（忙）哥哥，你到辦公室去可以，到各村里去可不行喲！

光：為什麼？

月：因為你的病剛好，不能再受涼了。

忠：這樣好了，你到辦公室去，各村里我去就行了。

光：那怎麼可以，這是有關全鄉民衆身家性命的大事，不要說我的病好了，就是沒有好，我也要去，這是我的責任！忠信，走吧！（說着去拿雨衣）

月：哥哥，你實在要去，那就再加一件衣服，我給你拿去。

（很快到內室拿了件外衣和雨衣上）

（光明穿外衣、雨衣雨褲、雨靴）

（月英又給了忠信一件雨衣）

月：忠信哥，你穿這件雨衣好了。

忠：（一邊穿雨衣，一邊說）鄉長的運氣也真好，好不容易休兩天假，又生場小病，又碰上颱風要來，真是的。為：校長，我們也走吧？我用車送你。

志：好！謝謝你。

（校長，輔導長，光明，忠信，均下）

月：（追到門口，大聲）忠信哥！你騎車，讓哥哥坐在你後面好了！

（在摩托車發動聲中，聽見忠信說：「我知道了」。）

（月英返身回到客廳，開始收拾東西）

（少頃，蔡富美提了個小布包，穿着雨衣上）

美：月英姐！

月：（一驚）富美，你怎麼來了！

美：光明呢？

月：他剛走，恐怕颱風會來，到各村里巡視去了。

美：（很失望地）這麼說，我來遲了一步。

月：聽說你昨天又挨打了是不是？

美：是的。

月：你快點把雨衣脫下來吧！

美：不，我馬上要走。

月：你要到那裡去？

美：我趁爸爸到陳財發家去了，偷偷溜出來的，我預備不回家去了。

月：（大驚）你要逃走？

美：是的，家裡實在呆不下去了。我爸爸最近對我的態度，使我越來越難以忍受。

月：你預備到那裡去呢？

美：我預備先到一個同學家去。

月：在什麼地方？離這裡多遠？

美：就在前面美崙溪，坐客運車祇要十幾分鐘，可是我預備走路去。

月：你怕被人發現？

美：是的，車子的班次也少，為了小心起見，我還是走小路保險一點。

月：你預備在那裡住多久？

美：今天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趕到台南去。

月：可是，颱風恐怕要來喲！

美：沒有關係，到時候再看情形，有颱風更好，我就不用耽心爸爸叫人來抓我了。

月：好吧，不過你不要去台南了，直接去台北，到上次跟你提的親戚家去。

美：不行，我想過了，我不能連累你哥哥。

月：可是，你是為了哥哥才逃走的呀！

美：就是因為為了他，所以我盡量避免給爸爸找藉口。

月：那末到了台南，馬上打個電話給我，如果有什麼困難，我們負責替你解決。

美：不會有什麼事的，只要光明不變心，他能等我，再苦、再受罪，我都能忍受的。

月：（握住富美的手）（不覺感動得流淚）富美，你……你叫我怎麼說才好？

美：月英姐，你不要為我難過，請你轉告光明，我已經打定了主意，除了他，我這輩子什麼人也不會嫁。

月：（點頭、流淚）……

美：當然，能結婚，更好，不能結婚，我也不後悔。

月：富美，你放心，哥哥說了，除了你之外，他不會愛第二個女人。

美：（點頭）有了這句話，就給了我今後的希望，月英姐，我走了，再見！（轉身欲下）

月：慢點！（從身上拿出了一疊台幣）這點錢，妳帶着。

美：（想了想）也好，離開家後，人地生疏，我就不客氣了，（收錢入袋，忍住眼淚）再見了！（轉身）

月：（突然又把富美喊住）富美！

美：還有什麼事嗎？

月：（忙忙地望着富美）沒有……你多保重。

美：我知道，叫光明也多保重。

月：（不忍看美走，轉身，掩面哭）你……你走吧！

美：（美也看了看月的背影，半嚮，轉身，急步下）

月：（不能自己，扶住門，失聲而泣）

（一陣風雨聲大作）

（燈光滅）（幕下）

第三幕完

第四幕

時間：距第三幕的第二天下午。

地點：黃鄉長辦公室。

佈景：同第二幕。

啓幕：颶風襲境，窗外風雨交加。

黃鄉長在室內來回踱步，不時看手錶。

稍停，桌上電晶體的收音機音樂聲停。女廣播員播報颶風消息。黃鄉長忙超前凝神傾聽。

女聲廣播：各位聽衆，現在為你播報「茱麗」颱風的最近消息：據氣象局宣佈說：強烈颱風「茱麗」，今天上午十點的中心位置，在本省恒春東南方一百海里的海面上。中心最大風速，每小時九十海里，暴風半徑四百五十公里，正以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也就是正對着本省進行中，如果方向和速度不改變的話，將在今天晚上六點鐘左右，在恒春與花蓮之間登陸。氣象局說：本省東南部，因為是在「茱麗」颱風半徑之內，所以很多地區都已經風雨交加，風力強達六至八級，希望全省各地提高戒備，尤其是在各河流附近，更應該防範山洪暴發，以及颱風登陸後的海水倒灌。凡是居住在低窪地區和靠近河流附近的民衆，都應該盡速疏散，以免遭受重大的損失。同時，防颱中心也呼籲全省同胞，在颱風未登陸之前，做好一切防颱措施及搶救工作，如有發生重大災情，更應隨時與當地的警察機關保持聯繫，本台為了加強對聽衆的服務。將隨時播報颱風的最近消息，請各位聽衆注意收聽。

（音樂聲揚起）

（在幾節的音樂播放後，桌上電話鈴響）

（黃鄉長將收音機音樂聲扭小，接聽電話）

光：喂！我是鄉長……哦……張所長，關於河西秀峰里那幾戶人家，到底怎麼樣了？……什麼？……還是情況不明？……你預備馬上親自坐汽艇去一趟。好的，好極了！……對……我們必須掌握全部情況……還有，請你把另外那條馬達小艇也準備好，隨時聽候擔任搶救工作……不錯，我們必須趁颱風還沒有登陸之前，爭取這段時間，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我不會離開辦公室，告訴他們隨時有情況就隨時和我聯繫……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緊……請你轉告全體同仁，這就是作戰，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好，辛苦你們了，再見。

（黃鄉長在打電話時，林校長上）

志：光明，剛才的電話怎麼說？秀峰里有幾戶人家情況不明是不是？

光：這都怪我，昨天我和忠信到各村里去巡視的時候，偏偏到了秀峰里的路口車子就拋錨了，有一兩個鄰沒有去，現在那一兩個鄰就有了問題。

志：怎麼能怪你呢？這種事，老百姓自己也要提高警覺，事先就要防範的呀！

光：校長，學校那邊怎麼樣了？

志：大致上很好，但是有幾個問題必須和你商量，正好陳輔導長去了，我就坐他的車子來一趟。

光：輔導長呢？

志：他到眷區去了。他說要最後巡視一遍，看看那邊還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他就可以集中全力來支援我們地方上的搶救工作。

光：校長，以後有許多事情，我們必須向部隊學習，你看這次部隊的防颱措施多週密，連眷村方面我們一點都不

用操心。

志：是呀！部隊他們是有紀律的，做什麼事，都比我們想得週到。

光：校長，你剛才說有幾個問題要和我商量，是什麼問題？

志：第一，因為低窪地區的住戶撤退得太匆忙，許多人都來不及帶糧食，大家的吃飯問題怎麼解決？

光：當然由鄉公所來救濟。

志：剛才我已經向鄭幹事，他說這筆開支很大，要向你請示。

光：唔！鄉公所在支出上是沒有這個預算，但是，沒有問題，先由我自己來處理好了。校長，五百斤米夠不夠？

志：我想，維持三兩天的話應該夠了。

光：好，我馬上解決這個問題。（打電話）喂……萬成米行嗎？你是李老闆？我是黃鄉長……我想麻煩你一件事，請你馬上送五百斤米到學校去……什麼？沒有那麼多？……那就請你到其他地方收購一下好嗎？……全部都掛我的帳，三五天之內，由我親自向你結算……好：謝謝你。（掛電話）校長，他很快就會派人送去。

志：光明，你處理得很好，這個時候，惟靠自己擔起責任來才能解決問題。

光：校長，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志：第二個問題是有幾個人生病，需要馬上治療。

光：什麼病？

志：有一個兩歲的小孩是肺炎，有一位老太太發高燒，還有二個人是外傷，搬東西的時候砸傷的。

光：（想了想）這怎麼辦呢？（考慮了一下）對啦！曾大夫怎樣？

志：不行，他年紀太大了，這種天氣，他是不會去的。

光：（又想了想）呀！對了！

志：你打算怎麼樣？

光：我叫月英同你去一趟！

志：月英走了，你自己家裡不是沒有人照顧了嗎？

光：沒有關係，家裡只要把門窗關好就沒有事了，就這麼辦，我馬上叫他來。（撥電話）喂！是月英嗎？我是大哥，怎麼？家裡沒有問題吧？……忠信在幫忙你，好極了！……我告訴你，你馬上帶藥箱到我這裡來看幾個病人……一個是肺炎，一個是發高燒，還有二個是搬東西砸傷的……對！越快越好，再見！（掛斷電話）

志：月英能去，一切問題就沒有了。

光：校長，還有沒有什麼困難的問題？

志：大問題沒有了，其他的小事我自己會處理，反正我也是留在校裡，有什麼事，我們隨時連絡好了。

光：真對不起，這次把您也忙壞了。

志：沒有關係，說老實話，這次幸虧你早有準備，處理得快，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

光：我現在就耽心秀峰里那幾戶人家了。

志：我想，張所長親自去了，一定會有結果的。

光：對了，校長，我倒想起了兩件事。要再請您偏勞一下。

志：什麼事情？

光：第一，疏散到學校去的，都是河西附近低窪地區的人，請你回去之後，再調查一下，看看還有沒有人沒有撤

出來？如果有的話，現在搶救還來得及。

志：據我查詢，他們說要撤的人家都撤出來了。

光：第二，經過這次颱風和山洪暴發，越發堅定了我已修建河堤的決心。同時，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教訓，我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向大家父老說明修河堤的重要性，當然，您也不妨見機就節約拜拜的事，順便提一提。

志：對！這時候提出來，一定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月英和忠信上，月英帶着醫藥箱和黃光明的一件毛衣，忠信提了一個小皮箱）

月：哥哥，病人在那裡？

光：在學校裡。

月：在學校？那麼遠？

光：（笑）不那麼遠，也用不着你去了！

志：（笑）月英，你現在更知道了吧？做鄉長的妹妹可真不容易喲？

月：好吧，我祇好認了。誰叫我是鄉長的妹妹？哥哥，我怎麼去呢？

光：校長陪你一起去呀！

月：校長，我們什麼時候走？

志：等一等，輔導長還要來，他有車子，他答應送我回學校去。

月：忠信哥，把箱子給哥哥吧。

光：（接過箱子）忠信，謝謝你過來幫月英收拾東西，怎麼樣？你家裡都安排好了吧？

志：早安排好了。校長知道，我家裡是頭一個搬到學校去的。

月：哥哥，箱子裡面是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家裡沒有人了，我祇好帶來交給你。

（電話鈴響）

光：（接電話）喂！我是鄉長……哦……有什麼事？……你說吧，美崙鄉的美崙溪，有幾戶人家困在水裡了？……

他們分駐所打電話來，請我們支援一下，當然可以呀！我們是鄰鄉，請你馬上開救護車和帶馬達小艇去好了……是的，辛苦你們了，再見。（掛電話）

月：（聽見電話說美崙溪時，立即神情緊張，注意聽光明電話，待光一放電話，忙問）哥哥，你剛才說美崙溪有九戶人家，被困在水裡了？

光：是的，因為美崙溪離我們近，所以那邊分駐所請求我們支援，這是義不容辭的事。

月：（着急）哥哥，糟糕啦！

光：什麼事糟糕了？

月：難道你忘了？我不是告訴了你嗎？富美昨天下午離家出走了，她就是先到美崙溪她同學家去的！

光：（火急）哎呀！你不說我還真忘記了。

月：這怎麼辦呢！富美的同學，不知道是不是住在低窪區。

志：光明，這事一定要調查清楚，可不是鬧着玩的！

光：我怎麼調查呢！我總不能請一個警員特別去找她呀？萬一將來傳出去，我就跳到大海也洗不乾清了！

月：但是，不管怎麼樣，現在是打聽富美的下落要緊呀！

志：我看這樣吧。還是麻煩忠信去一趟吧。忠信，你看怎麼樣？

月：對啦！忠信哥，祇要你去最合適了。

忠：好吧，不過我得先問清楚，如果富美不在就算了，如果在的話，是不是就把她帶回來？

月：是的，如果不在，我們就放心了。

忠：可是，如果他在，他又不肯回來呢？

志：她怎麼能不回來呢？那邊的人，通通都要搬到這裡來了。

光：忠信，就這樣決定好了，事不宜遲，我這就打電話去（掛電話）喂！分駐所嗎？我是黃鄉長，王警員走了沒有？請你找他聽電話……王警員嗎？你去美崙溪準備好了沒有？……對！你先把車子開到鄉公所來彎一下，

我這裡有一個人要跟你一道去，他另外有點事……好的……就這樣……再見。（掛電話）忠信，他們的車子

一到門口，就按喇叭叫你。

（輔導長匆匆上）

月：輔導長來了，校長，我們準備走吧！

為：黃小姐，你也在這裡，好極了，有件事正需要你，原先我還耽心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月：什麼事情？

為：你馬上就會知道。忠信，請你穿上雨衣，麻煩你出去幫我扶一個人進來。

忠：在什麼地方？
為：就在外面。

（忠信與輔導長下）

（衆人均很驚奇地望着外面）

志：（少頃，輔導長與忠信扶挽着滿身血跡昏迷不醒的蔡福春上）

志：（大驚）是富美的父親，蔡福春！

光：（忙問）輔導長，他怎麼啦？

為：他昏過去了，黃小姐，妳看看還有沒有救？

（輔導長與忠信把福春放在沙發上，月英走到福春面前，衆人圍觀）

志：輔導長，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我也不知道，剛才我經過前面的時候，發現他的摩托車摔在一棵大樹下面，人躺在路邊，我趕緊把他抱到我

車子上，帶到這裡來了。

月：他是因為受傷後流血過多昏過去了，大概還沒有性命的危險。

光：既然這樣，妹妹，我看先把他這一身濕透的血衣換下來，怕他受傷後再感冒，順便也可檢查一下傷口在那裡

月：可是，這裡那兒來的衣服給他換呢？

光：把我的衣服給他換。

忠：你的？你自己不要穿了？！

光：我另外還有一套在這裡。（說着，打開書櫃拿出一套西裝來）這是我平時怕有應酬，來不及回家換，先準備

好的（把衣服給忠信）

忠：（接過衣服一看）這是你的新西裝嘛！那怎麼行？這樣好了，把你身上的換下來給他好了。

光：不用啦！沒有關係，爭取時間要緊。

月：好吧，忠信哥，請你幫忙把他的濕衣服脫下來，小心他的傷口，我來準備急救的藥品。

（忠信和輔導長等幾位男的，為蔡福春脫穿衣服。月英為福春急救處理）

光：（把輔導長拉到一邊）輔導長，蔡先生的問題，等他醒了再說。我先請問你，你那邊的情形怎麼樣了？

為：一切都沒有問題，眷屬全部疏散到了營房裡，另外還有幾戶民衆，我也安排他們跟着屬在一起了。

光：好極了，那我先謝謝你。

為：我也已經叫人為他們準備了很多饅頭和稀飯。若一有人病了，我們的醫官也會為他們治療的。

光：真謝謝你！

為：外面的風雨越來越大了，若一有什麼情況，需要我們軍方協助的，只要你隨時和我連絡，我們馬上會支援你。

光：那太好了。這次颱風過境之後，我一定要好好的謝謝你們。

為：這是什麼話？保國衛民是我們軍人的天職。

（蔡福春經過月英急救後，已甦醒過來）

忠：（高興地）好了好了，他的嘴巴在動了。

（光與為忙走到福春身邊）

蔡福春：（以後簡稱福）（喃喃地）富美……你在那裡……富美……

志：沒有關係了，他已經可以說話了。

（外面汽車喇叭聲大作）

光：忠信，分駐所的車子來了，你快點走吧！

忠：如果看見了富美，我是不是把他（指福春）的事情告訴她？

光：你當然要告訴她。

忠：好，那我走了！（下）

福：（打開眼睛，困惑地）這……這是什麼地方？

志：是鄉公所，是黃鄉長的辦公室。

福：我……我怎麼會到這裡來？

月：老伯，是陳輔導長把你救到這裡來的。剛才你是躺在路邊的雨地上。昏過去了。

福：（指黃）他……他是不是黃鄉長？

光：（上前）蔡先生，我是黃光明。

福：（突然大聲，欲掙扎起來）我問你！我女兒那裡去了？（突又按住傷口）哎喲！……我這裡好痛……

月：老伯，你的腿部，肩部都受了傷，流了很多血，有什麼話，慢慢說，最好不要激動。

光：月英，我看你再給他，打兩針防止破傷風和消炎的針吧。完了之後，你還要趕到學校去呢！

月：好，（對蔡）老伯，你別動，我替你打預防針。

（月英取出藥物為蔡注射）

志：福春兄，你先說說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的車子怎麼會撞到大樹上去？

福：（嘆了口氣）唉！……是這樣的，昨天下午，我到陳財發家去了，他留我吃晚飯，又喝了點酒……我看看天

色不對要回家，他不讓我走……今天早晨我一醒來，才想起我怎麼那樣糊塗？……家裡只有富美一個人……可是那時候，水已經淹到財發家的大門口了……我匆匆忙忙從他家裡出來……大路又走不通了。只好拐小路……我一回到家就覺得不對，下女阿珠在哭……我問她富美呢？他給我一個紙條……我這才知道富美逃走了……我急得不得了，騎了摩托車出來找她……可是……一路上風大雨大……後來……後來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了。

月：老伯，幸虧輔導長路過那裡，才把你救了起來，不然的話，恐怕……（沒說下去）

福：輔導長，謝謝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志：福春，你還要謝謝月英，是她給你又打針、又急救，現在是不是覺得好一點了？

福：好是好多了……可是，我的頭還很痛，像要裂開來似的，哎喲……

月：不要緊，我已經替你打了消炎和防破傷口的針，休息一兩天，傷口就會慢慢好的。

福：哦……（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這衣服好像不是我的？

為：蔡先生，這是黃鄉長的新西裝，你的衣服濕透了，上面都是血！

（電話鈴響）

光：（接電話）喂！我就是鄉長……啊……是張所長，你現在在那裡？……啊……你是在秀峰里！我問你，那幾戶人家怎麼樣了？……什麼？你說大聲一點……你是說已經把他們疏散好了？……好，好的，那我就放心了，什麼？……你說什麼？……我聽不太清楚……哎！風雨很大，還有什麼？……什麼？……陳財發家裡？他家怎麼樣？……再說一遍……快點派人去搶救是不是？喂！喂……喂……（自言自語地）糟了！電話斷了。（掛起電話）

掛起電話）

月：哥哥，是不是說陳財發家裡也淹水了？！

光：好像是說，叫我派人去搶救！

福：那就對了，他昨天還說他家裡沒有關係，所以沒有疏散。

志：哼！他還要反對修河堤，現在水淹到自己家裡了，讓他吃吃苦頭也好。

為：黃鄉長，既然有電話來，你還是要處理一下吧？

光：當然要處理，我馬上帶人去搶救。

月：（意外驚）什麼？你帶人去？！

光：是的，我要親自去。

月：哥哥，你不能去，你的病剛好，何況，陳財發一直就處處和你作對！

光：正因為他對我有誤解，我才要親自去救他！

志：光明，如果你不是病剛好，我倒不反對你親自去。

光：校長，我的病沒有關係，這是我與陳財發之間，解開誤會與恩怨的最好時機。

志：光明，你有這樣開闊的胸襟，我很佩服。

為：黃鄉長，你真是了不起，這樣好了，我跟你一起去。

光：不，輔導長，你有你的事，不必麻煩了，我倒想請你派幾個弟兄同我一起去。

為：那也好，我們一起去，我去派人，再順便把校長送回學校去。

志：我看，我還留在這裡照顧福春兄，請輔導長把月英先送到學校去好了。因為那邊還有病人等他去治療。

光：對，這樣安排很好，等忠信回來，請他把蔡先生送回他府上去。

福：沒有關係，等下我自己回去。

志：福春兄，你最好再休息一下，忠信很快就會回來了。再說，我也一直想找機會跟你談談。

光：輔導長，妹妹，我們現在走吧！

月：（把帶來的毛衣給光明）哥哥，外面的風雨這麼大，你再把這件毛衣穿上。

光：（笑，接過毛衣，一邊穿一邊說）你真是我的好妹妹，什麼事都替我想得那麼週到。

月：哼！如果照我的意思，我根本就不同意你去。

光：妹妹，一件事情的處理，用冷靜的頭腦，比用直覺的意念要正確得多，正如同蔣總統所說：（指牆上貼的標

語）「從大處看，遠處想」。

（為、月、光三人同下）

志：福春兄，剛才的事你都看見了？我們寶山鄉有光明這樣一位好鄉長，真是地方父老的福氣。

福：唔！我倒沒有想到他會親自去救陳財發。

志：所以囉！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我想換成你我，可能都做不到。

福：是呀！陳財發在很多場合，都公開攻擊他，而且說得很難聽，光明恐怕都不知道吧？

志：怎麼不知道！祇是光明不和他計較罷了，尤其今天的事，光明對陳財發，更是以德報怨，實在令人太感動了！

福：（想了想）噯！這樣看起來，我和陳財發，從前對黃鄉長是太過份了點。

志：福春兄，原諒我冒昧的問你一句話，關於富美和黃鄉長的事，你為什麼一定要反對？他們雖然不是青梅竹馬

，但是至少也認識七八年了。

福：（嘆了口氣）嗨！校長，這件事說來話長：一來嘛！當然是我一時氣憤，對黃鄉長有所誤會；二來嘛！陳財

發又給我出主意，大榮工廠的小老闆，就是他替富美介紹的。

光：福春兄，你有沒有考慮？富美和對方沒有情感，到最後吃虧的，還是你的女兒。

福：是呀！富美昨天出走，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所以我知道事情的嚴重，不然的話，像這樣大風大雨，我也不會冒險出來找她了。

光：福春兄，有時候一念之差，會遺恨終身的，剛才如果不是輔導長把你救回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呀！

福：校長，不瞞你說，我現在耽心的是，富美不知道到那裡去了？（暗然）我想，她八成是不會回來了！

光：據我知道，富美離家出走的事，黃鄉長事前並不知道，不過，你放心，他已經派人去找富美了。老實說：他比你還要着急呢！

（忠信和富美上，美見父親，哭着跑上去）

美：爸爸……你老人家不要緊吧？

福：（悲喜交集）富美，我的好女兒，爸爸對不起你，你到那裡去了！

（富美埋首在父膝前哭，福春雙手撫着她的頭，兩人久久無語）

（校長把忠信拉到一邊）

忠：忠信，你們怎麼那末快就回來了？

我告訴她爸爸受了傷昏過去了的事，我就看見一輛計程車停在那裡，我走近一看，就見富美坐在裡面發楞。

志：唔！這孩子還是很孝順的，只可惜母親死得太早了。不然，早就該大學畢業的了。

福：（顫巍巍的聲音）富美，我以為再也看不見你了……以後……不要離開爸爸好嗎？

美：（哭着說）爸爸……以後我不會離開你了……車子在門口，我們現在就回去，好嗎？

福：好，有什麼話，我們回去再說。

（富美扶起父親，但福春有點站不起來）

忠：忠信，你快去幫忙，我們送他父女兩個回去。

忠：校長，我一個人送就好了，你不用去了。

志：不，送他們回去之後，我就坐這部車子回學校去了！然後看月英的工作完了沒有？如果沒事了，你和月英再坐原車，回到這裡等黃鄉長回來。

忠：對啦！鄉長他們呢？

志：他有事出去了，詳細情形，等下我在車上告訴你。

忠：好，我們走吧！

(忠信和富美扶福春，偕同校長下)
(燈光漸暗)(幕落)

第四幕完

第五幕

時間：颶風過境一星期後的下午。

地點：黃鄉長家。

佈景：同第三幕。

啓幕：客廳中空無一人。

電話鈴響，沒人接，一直在響。

半響，陳忠信睡意闌珊地自內室出。

忠：(接電話)喂！……是的，這裡是黃鄉長公館，有什麼事嗎？……鄉長還沒有出院……不知道。(掛電話)

(忠信打了個呵欠，伸了一下腰、慢吞吞地，把通外的大門打開)

(電話鈴響)

忠：(接電話)喂！……是的，有什麼事？……鄉長還沒有出院……不知道。(掛電話)

(忠信放了電話，倒了杯開水喝，拿起一張報紙，剛坐下，電話又響了)

忠：(有些不耐煩地去接電話)喂！是的，還沒有出院……我不知道！

(忠信放了電話後，對着電話發牢騷)

忠：哼！你們這些勢利鬼，看見報上登了鄉長的照片表揚他，說他好，你們就一個個都打電話來啦！

(忠信又拿起報紙坐下，電話又響了)

忠：(生氣地，拿起電話大聲說)我告訴你！鄉長沒有出院！你打電話到醫院去問好了！(突然一驚)什麼？你

……你是校長？……(忙換口氣)校長，對不起，因為剛才一連來了好幾個電話，把我問火了，所以……(

傻笑)嘿……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我一會兒就去……再見。(放下電話，搖了搖頭)咳！我真糊

塗，差點把校長給罵了一頓。(進內室)

(少頃陳財發手上提着禮品從外進，他看見沒有人，便走進客廳中央，故意先咳嗽了兩聲)

財：(語氣很客氣地)請問，黃鄉長在家嗎？

(見沒有人答應，又大聲了些)請問，黃鄉長在家嗎？

(忠信出來，一看是陳財發，態度頗不友善)

忠：(先朝財發上下打量了一下)哦！原來是陳總經理呀！有什麼事嗎？

財：忠信，鄉長回來沒有？

忠：還沒有。

財：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忠：不知道。

財：不是說今天出院嗎？我是特地來看他的。

忠：(指財發手上禮品)哦！你提這麼一點東西來，就算是謝謝鄉長呀？

財：忠信，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忠：什麼意思？你知道不知道？這次鄉長是為了救你全家才生病住院的？花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財：我當然知道。

忠：你又知不知道，他住院的錢是那裡的？

財：那裡的？

忠：告訴你，是把這房子抵押，在銀行借來的！

財：忠信，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呢？

忠：告訴你怎麼樣？

財：告訴了我，我就可以堅持我在醫院裡對黃鄉長說的……住院的錢由我來付呀！

忠：我現在告訴了你，你再去向鄉長表示，他還是不會要你付的！

財：為什麼？

忠：為了那點骨氣！

財：忠信，既然這樣，你跟我說這些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忠：什麼意思？我要讓你知道，鄉長對你是以德報怨，仁至義盡，不像你對他那樣：處處勾心鬥角，故意跟他過

不去！

財：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後，我一定和他合作。

忠：哼！我不相信。

財：真的，自從他住院後，我天天都去看他，他告訴我今天出院，所以我特地到家裡來。這樣好了，他既然不在

，那我回頭再來。(說完欲下，聽到電話鈴響又停住了)

忠：(接電話，財站一旁聽)喂！是的，這裡是黃鄉長公館……他還沒有回來……什麼？我是誰？你別管我是誰

，你說你有什麼事吧……哦……你是李老闊？就是鄉長欠你五百斤米錢，萬盛米行的李老闊？（生氣地）
……我說你這個人有沒有良心呀！鄉長在住院，你等兩天再要帳都不行呀？太不像話了嘛！什麼？我罵你，
我還想揍你呢！……

財：（看情形不對）忠信，把電話給我，我來跟他講。（一手把電話接過來）
忠：（猶氣憤地）哼！豈由此理！

財：喂！你是那一位呀？……哦！原來是李老闊，我是陳財發……我問你，黃鄉長欠多少米錢？……哦哦……這
樣好了，這筆錢由我來負責，你隨時派人到我公司裡來拿，嘎……不是……哦……哦……好，我對他說說……
……不要緊，再見。（放下電話）

忠：這種死要錢的傢伙。根本不要理他。

財：忠信，你誤會他了。他說，他根本就沒有要米帳的意思。

忠：那他是什麼意思？

財：他說：他是怕你不認識他，所以才自我介紹一下。

忠：介紹就介紹嘛，何必提什麼鄉長欠他五百斤米帳呢？

財：剛才你也太性急了一點，人家的話還沒有說完，你就火起來了。

忠：哼！反正呀！你們做生意的人，就沒有一個是正經的。

財：（表不滿）忠信，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就算人家不是問候鄉長，是要米帳的，也是應該呀！何況這筆帳我
已經答應由我來付了呢？

忠：哼！你付？你付我也不領你這份情，再說，這筆帳也不用你來付。

財：好！我不跟你說了，我知道，自從上次選舉以後，你一直就對我有成見。

忠：有成見也好，沒有成見也好，我這個人就是這種脾氣，心裡有話憋不住，說出來了才會痛快。

財：好，我知道你的脾氣。我走了，鄉長回來銀請你代我說一聲。（說罷欲下）

忠：（喊住財）慢點！（指桌上財發帶來的東西）你把這些東西帶回去！

財：為什麼？

忠：還是那句話，不領你的這份情。

財：（甚難忍）忠信！你也未免太過份了！我對你已經一再忍耐。再說，這些東西我又不是送給你的。要你領什
麼情？

忠：不錯，東西雖然不是送給我的，可是現在這裡是由我作主。

財：笑話，這裡又不是你的家，有什麼資格作主？

忠：（拿起東西）你拿不拿走？

財：我就不拿走，你怎麼樣？

忠：你不拿走，我就給你扔出去！

財：你敢！

忠：看我敢不敢？（說着，一手拉着財發，一手拿着東西）我就當面扔給你看！

（正當此時，林校長進來）

志：（忙喝止）忠信！你幹什麼？怎麼可以這樣沒有禮貌！

忠：（見校長放手）校長。

志：（責怪忠信）你不知道不知道？陳先生是你的長輩？

財：校長，你來得正好，請你評理，簡直把我氣壞了！

志：你對陳先生的態度，和對他說的話，剛才我在門口都聽見了。還不快點把東西放回桌上！

忠：（忠白了財發一眼，悻悻然地把東西放回桌上）哼！我要不看在校長的份上，我今天非給你難看不可。

財：（仍氣呼呼地，坐到椅上）我活了幾十歲的人了，從來就沒有受過這種氣。

志：忠信，剛才我打過電話到醫院，光明正在辦理出院手續，很快就回來了，家裡收拾好了沒有？

忠：也沒有什麼好收拾的嘛！

志：你再看看吧！至少水瓶裡要有開水，光明的房間要整理一下呀！

忠：都已經做了。（說着，往外走）

志：忠信，你要到那裡去？

忠：我到街上去買鞭炮，準備歡迎鄉長呀！（下）

志：陳先生，你別生氣，忠信是個沒有讀什麼書的人，你不要和他一般見識。

財：校長，你不知道，我一來他就給我臉色看。

志：這也難怪他，這次黃鄉長生病、住院的頭兩天，他和月英兩人，就整整守了一天一夜。而且又輸血給光明，

又到處張羅醫藥費，加上從前你和黃鄉長之間的不愉快，所以他對你很不諒解。

財：校長，我也知道，從前我有很多地方對不起黃鄉長，可是，忠信是晚輩，他不應該對我沒有禮貌啊！

志：忠信就是這樣一付嫉惡如仇，不會拐彎的牛脾氣，這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說他可恨可以，說他可愛

也可以。

財：我是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對我不滿意。

志：過些時候，我叫黃鄉長說說他，他除了會聽光明的話，誰也不行。不過，你也肚量大一點，不必跟他計較。

財：好吧！看在黃鄉長的份上，我不跟他計較就是。

（蔡福春上）

福：校長，我到處找你，（同時與財發打招呼）財發兄，你也在这裡！

志：有什麼事嗎？

福：是的，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拜託校長。

財：福春，你有什麼事？

志：福春兄，請坐請坐，我們坐下來談。

福：你是知道的，上次颱風來的時候，我不是幸虧輔導長把我救了起來嗎？……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總想找個機會好好謝謝他才行。

志：你的意思是說，要向他表示表示？

福：是的，我去了好幾次他那裡，可是，守衛的阿兵哥都不肯讓我進去。我打電話給他說：我要送點東西給他謝

謝他的救命之恩，他一聽，就連見都不肯見我了！

志：你準備要怎麼樣向他表示呢？

福：當然是實惠一點比較好。所以，我想當面送給他一點現金。

志：你要送給他多少錢？

福：軍人的生活，平日也很清苦，我準備送他五千塊錢！

財：你不會送到他家裡去，給他太太嗎？

福：他太太不在家，我問鄰居，他們說帶着孩子前幾天就回娘家去了。

志：你找我的意思，是希望我把錢交給輔導長是不是？

福：對……就是這個意思，因為我知道，他和你的私人交情很不錯。

財：福春，你一條命祇值伍千塊錢呀？好像太便宜了一點吧！

福：（不以為然地）財發兄，你這是什麼話？你以為我是百萬富翁呀？

財：你老弟何必客氣，豈止是百萬，恐怕千萬也不止吧？

福：（生氣）哦！我是千萬，那我問你，黃鄉長救了你一家五口，你又拿了多少钱謝謝黃鄉長呢？

財：（一時語塞）我？我……

福：你！你以為我不知道？前幾天你到醫院去看黃鄉長，祇買了兩罐乳粉，一藍水菜，還不到五百塊錢呢！比起

我來，我已經很夠意思了。是不是？校長。

財：噯！你不能和我比呀！

福：我怎麼不能和你比？輔導長那天是車子經過把我救起來的。而你呢！人家黃鄉長是冒着大風大雨，專門去救你一家的！

財：我怎麼謝黃鄉長，這是我的事，我自然有我的計劃。

福：你不妨把你的計劃說給大家聽聽呀！看看你又到底大方到什麼程度。

志：哦！財發兄也打算要，重重地謝謝黃鄉長嗎？

財：那當然，不瞞校長說，這次黃鄉長救了我一家，我認為不是用多少金錢就能表示的，我預備用實際的行動來謝他。

福：什麼叫是實際行動？

財：第一，黃鄉長修建河堤的計劃，我決定全力支持，有關我的土地，全部無條件的捐獻。

福：算了吧！還不是經過這次颱風你已經害怕了，才肯把土地捐獻出來修建河堤？不要說你，我也贊成，我的土地也要無條件的，全部捐獻出來了！

財：你聽我說完好不好？第二：下個月的大拜拜，我決定聽從黃鄉長的意見，勸大家盡量的節約，把錢省下來，作為修建河堤之用。

福：還有呢？

財：另外，在修建河堤開工以後，如果經費不足，我一定盡全力幫黃鄉長解決。

福：說了半天，你這句話還算有點道理。不過，如果全鄉的人，都能把大拜拜的錢節約下來，經費也就差不多了。你的算盤打得很精啊！

財：（生氣）哎！你是什麼意思？老跟我唱反調！

福：本來就是這樣嘛，我也是做生意的人，我也會精打細算呀！

志：好啦！好啦！兩位就少說一句吧！

（忠信拿着鞭炮上，看見他們吵，未動聲色，站立一旁看熱鬧）

財：我如果不是看在多年老朋友的份上，我早就對你不客氣了！

福：我如果不是看你年紀比我大兩歲，我早就揍你了！

財：什麼？你要揍我？你簡直混蛋！

福：你罵我混蛋？你才是混蛋！

財：你混蛋！

福：你混蛋！

（忠信看他們好像要動武，馬上大喊一聲）

忠：你們要吵要打！請到外邊去！

志：忠信，不關你的事！

忠：怎麼不關我的事？鄉長今天回來，要討個吉利，他們這樣吵鬧鬧的，像什麼話嘛！

志：好……兩位都平心靜氣坐下來，有什麼話慢慢講，忠信，你到後面去，這裡沒有你的事。

忠：哼！你們要再吵，可別怪我不客氣，看我轟不轟你們出去！（把鞭炮放在上，並未出去）

財：（對蔡白了一眼）哼！（坐下）

福：（也對財白了一眼）哼！（坐下）

志：事實上，你們兩位都是一片好心，而且都是為了黃鄉長好，也是為了地方上好，所以，大可不必爭論了。

財：本來嘛！我贊成修建河堤，節約拜拜，全是一片誠意。

福：（本來馬上又要說話，這時正好輔導長進）嗯……

志：福春，你看！多巧，說到輔導長，輔導長就來了！

福：（忙迎上去）輔導長，你可來了，請坐請坐，我正找你。（去拉陳坐）

為：（對福春頗存戒意）好，謝謝（故意走開）我先問林校長一句話，校長，黃鄉長還沒有回來呀？

志：還沒有。

為：那我回頭再來。（說罷要走）

福：（拉住陳）輔導長，這一回你可跑不了啦！

為：（祇好留下，笑着）蔡先生，請你原諒，上次不是我不肯見你，而是你那樣做，使我很為難。所以非常抱歉。

福：（着急）校長，你看！還說請我原諒，非常抱歉。我說不過他，拜託你幫幫我的忙吧！

志：福春兄，輔導長，我看兩位都聽我說一句話怎麼樣？

福：好！校長，我聽你的，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為：校長的意思是……

志：福春兄要謝謝你，是應該的，但是不一定非送錢不可，是不是可以換一個方式呢？

福：換什麼方式呢？

志：比方說，由福春兄送點紀念品，像錦旗呀，銀盾什麼的？

忠：校長，我看錦旗銀盾都不必了！鄉長說，我們全都老百姓，這次很感謝輔導長他們，已經決定這樣做了。

志：鄉公所是送給他們部隊的，福春是送給輔導長的呀！

福：校長，這銀盾和錦旗值幾個錢？太寒酸了吧？

為：不！校長，我怎麼能接受那麼隆重的贈禮呢？

志：你們一個說太隆重了，一個又說太寒酸了，那我這個中間人就難做了。唔……（想了下）好吧！我再提一個意見。

福、為：（同時說）什麼意見？

志：我的意見是：光明和富美小姐的結婚大典，福春兄不妨請輔導長，做一個現成的介紹人，將來好好的謝謝他，多喝幾杯喜酒，不就行了嗎？

財：好！這個主意校長出得好！

忠：不行！介紹人是我！

志：（突感意外）怎麼又跑出個你來了呢？

忠：校長忘了？颱風那天是我把富美找回來的！富美早就給我說啦！介紹人一定請我！

志：（笑）這也好辦，介紹人有兩個，女方的是輔導長，男方的就是你，這不就解決了嗎？

財：校長的主意不錯，我看就這樣決定了！

忠：我同意！

為：這個光榮的職務，我願意接受！

福：不過我得把話說在前頭，將來謝介紹人，得按照我們本省的規矩，到時候，輔導長，你不要再推了？！

（電話鈴響）

志：（接電話）喂！是的……這是黃鄉長公館……好的，好的，謝謝你，再見。（放下電話）忠信，電話是興隆

車行打來的，黃老闆說：光明是坐他們的計程車，已經走了十幾分鐘了，他問到家了沒有？如果到家了，就

叫車子馬上趕回去，別人也等着用車。

忠：（一看手錶）喲！就快到家啦！（拿起桌上的鞭炮就往外跑）。

志：各位，回頭鄉長到了，為了歡迎他健康出院，我們是不是到門口去迎接他一下呢？

財：那當然！

為：我看我們現在就到門口去等好嗎？

志等：（衆）好！

（衆人出門，稍頃，外面鞭炮聲大作）

（在鞭炮聲中，夾雜着掌聲，問候聲，笑聲……）

（幕漸漸落下，（燈未暗）

全劇終